

石灘集乾

~ 16
2326
1



和
2326
卷一

石灘先生集序



不佞自少已中石灘李先
生居學名鄰之鬼燠也及
讀宋文正所撰神志一錄
益信前所中者不虛也

在光海數倫下前下齧液
鑊一狗糜身以受下仇教下
宜夷而抗下不下撓下終下身下李
文忠諸大人下若下赫下統下塞下渡
遭下光下釋下出下案下死下等下少下悔

至天下香下以下羽下信下王下如下亦
不以下官下真下在下崇下只下耳下身下宜下以
出下塔下新下此下事下拜下送下養下疏
陳下宜下不下以下竟下辭下一下漁下三下代下
治下仲下勉下言下鳴下呼下不下竟下節下控

宇宙必昭之月星所以不
朽者以待於新者爛為灰
然仁者大於父子為尊也
君臣父子已敵愾勸母子
至孝於仁之孝名諱勇也

大忠必義我之極乃天下之經
之者也之義類以不墜也
世之天下義理者安有之
人聖子者孰於此而柄也
躍然以堅其信真所信天

石漢分公文集
間亦多學之文字豈足殫泯滅
而無遺也此善公早事杏
村岡先生為學以心之西子為
徑徑於已以居安忘執事叙
為要法至以善為仁熟為務

其出而事主無竟成於官
以此如文元先生以學同清節
稱譽之文正先生以學而切大
特也其本源所自亦多經
也豈以一心意為辨於平作

之也考印一公五代孫義載集袖
公送集多里宰勤來示余
曰吾先祖先文燿於西兵燹
家世之藏祖父所製聚非若重
二卷兩附錄志之編惟下太

少之恨雅片之集文字考其
清世祖父志也乃欲錄板形
子一之并卷余嘗中前
人論文出公集考以為其精
志大鄧都在于已收後一

篇如餘多十百篇雖不
 之如會於公也如此之
 一
 齋而全鼎之知其編
 少以己為所集恨也義
 集
 所禱祖父以公為孫
 雲梓出

人文心卜門揭公之碑
 文出
 歲禎甲申浚再甲戌
 初秋
 丁未之浚孝悌平
 尹鳳九謹序

言趙參奉

荅金上舍

與沈襄陽名宗道

與李剛中名惟侃

與鄭承旨三〇名於翼歸休翁

與李兵使三〇名守一鷄林府院君

荅會寧通判二〇

與兵僉知名允謙歸樵難

與鄭節制名昕

與金正字名地粹歸苔川

與興陽主倅二

荅金沙溪名長生

附沙溪書

荅李爾川名貴延平府院君

賀柳生負名天根

與趙參奉名粹光歸芝峯

荅李順天二〇名公造歸蓮峯

荅申同知二〇名公造歸蓮峯

荅李清風名運熙歸孤舟

與丁進士名運熙歸孤舟

與趙進士 名光壁

與柳洗馬 名悅

邀友

與友人

答友人

寄長子

寄次子

寄兒輩書

寄孫兒等戎書 三

寄長孫 二

寄次孫

雜著

自愚解

遮道解

祭文

祭習靜閣先生

祭慕堂洪公

祭士女朴昱妻

卷下

劄錄

大學

家禮

附錄卷上

有旨三

教書

賜祭文

年譜

卷下

世德

行狀

家狀遺補

謚狀

神道碑銘并序

誌銘并序

祝詞二

祭文

高陽儒疏

文峯書院追享祭文

花巖書院追享祭文

義將臺詩序

石灘先生文集
讀先生遺稿書



石灘先生文集上

詩

存敬吟次康節清夜吟韻

至理求何處存心主一時靜中無限味非敬家難知

按先生與趙參奉書有寄詩之語沙溪先生答先生書又有所寄二詩之語而并逸不傳

疏

丁巳獻議

賤生本以賦性愚魯識見短淺加以疾病纏躬閉戶
伏吟久矣凡百朝議絕不得聞如癡如聾今此大論
何敢容喙焉第念書曰必有忍其乃濟必有容德乃

石漢先生文集 言疏一
大凡事未有不成就在容忍而敗在不容忍也能容忍則事必無悔不容忍則事必有悔是故凡天下巨細議論必須先察人情天理然後得以知之蓋人情悅處則是天理當然之極也人情不悅處則是天理不當然之極也今在莫重莫大至難處之事如無察人情天理而率爾行之則是不容忍也其所關極重且大不可不慎也諺曰覆水難收破甑不補今若朝廷論議萬有一失則後雖悔之其能益乎此水之覆而難收甑之破而不補者也夫抵人之心即天之心也天之心即人之心也人心順則天理亦順人心不

順則天理亦不順伏願熟察天人之理而快從人情之悅處天理之當然則大舜乾坤復見於今日矣聖上體大舜之心而行大舜之道則神人喜抃曷勝仰喻此 國家之福也臣民之福也伏願朝廷察之又察使 聖上終全仁孝之德幸甚孤迹蔭官一發此言固知當誅受釐 兩朝天恩因極安敢括囊自保而孤負 聖上哉非不知緘口則當生掉舌則當死國是率理不能舍默冒昧萬死而敢陳瞽說不勝惶恐之至

災異後應 旨封事

臣嘗嘖嘖咄咄慮之於心而將欲宣之於口者非一條而臣草鄙也謁者之難見如鬼王之難得見如天帝雖欲進言何得焉幸今得忝宮僚之屬親聞求言之玉音宿昔腦蘊可展於此日念切憂國鈇鉞奚避誠深愛君言不知裁伏願殿下留意焉方今為害於我國者西虜也狼貪豷慾已有年所睥睨吾東朝暮長駭此誠國家之所大憂者也臣固知廟堂之宰相備局之諸臣靡不熟講而了無籌策相顧為事噫殿下之中夜不寐者此也對食忘味者此也詢諸廊廟者亦此也雖然臣之所深憂者不但在西

憂也未知殿下亦以臣之所憂者而憂之乎目今積弊沈痼並滋俱蔓譬如人之元氣一敗則百病千症交發而齊作無一毛一髮之不受病者臣若悉數其所欲言者則無乃大煩於聖聽乎臣請撮其大者言之噫今日病國之端有綱有目而其綱則有一焉君無心學者即病國之源為綱領第一者也其目有十二用賢取名不責其實則病國之目一也拒諫不從蔑視臺官則病國之目二也勲多雜迹恣意橫驕則病國之目三也朝紳粉飾文具是事則病國之目四也庶官多雜狗尾混淆則病國之目五也澤多

鴻鳴惟良未聞則病國之目六也旁蹊不塞私意橫馳則病國之目七也內需依舊漁鹽不罷則病國之目八也農以鎮名勢家橫占則病國之目九也蓄無三年經用難繼則病國之目十也城于白馬軍恐方深則病國之目十一也山無庖勢司命非人則病國之目十二也臣請以曰綱曰目之病於國者為一殿下反復重言使殿下之意廓然覺悟也何謂無心學也夫學者出治之源而萬化之本也不食嘉肴者不知其味不學至道者不知其善故善在於道道在於學大哉學也使是心真實無偽者學也使是心光

明正大者學也舍學而求治則難乎成效矣然而人君徒事於章句之學不求心學之所在則終至於茅塞乎心鏡迷迷乎正路不能見為學之效矣竊觀殿下經幄日開講論靡懈儒臣碩輔迭進乎左右古文今文熟讀而詳論自外人觀之殿下之學可謂似矣而體認之實蔑如踐履之功掃如故欲誠乎意而意不誠欲正乎心而心不正欲修乎身而身不修欲治乎國而國不治偏私之病乘其隙自聖之病乘其隙徇文不實之病乘其隙百弊以之而俱興國步以之而艱危此無他皆由於心學之不明而為今日

病國之綱領者也何謂用賢之取名也甚矣人之難
知也夫物多相類也而非者有焉莠似禾犂牛似席
白骨似象砥砢類玉此皆似是而非者也是以用人
之際察之不明而徒取乎實實擇之不謹而只取其
文飾則求席而反得牛求玉而反得石終未免取其
名而遺其實矣 殿下於即位之初意謂滄海之珠
吾可以採之荆山之玉吾可以求之鶴書翩翩於窮
谷朱輪搖搖於荒野自外人觀之 殿下之用人可
謂似矣而衣裳不慎於周箱黑白莫辨乎殷牒匪席
文而欺世者求其實則羊質也混明珠而自珍者求

其實則魚目也雖或有鐵中之錚錚而名實之相副
者世罕其人故未聞以嘉猷長筮為 殿下設施措
國勢於盤石濟生靈於塗炭則 殿下之不得用賢
實由於取名也 殿下之好名其亦甚矣其或年高
德邵忠孝出世可作多士之準表足為 邦國之著
龜而其質勝乎文其實過乎名則此乃當世之德器
而 殿下待之不誠辭不卑遜使不得展布終至於
溘然則 殿下之用賢正猶魏人之買櫝而忘珠者
也此所謂病國之目居一者也何謂拒諫也夫諫官
人君之耳目也官以諫為名則其責也大刑墨乎不

匡則其職也重嬰喉下者此也觸雷霆者此也立朝
端而糾百僚者此也持風憲而正俗習者亦此也
殿下之所以置耳目之官者非虛設其器也必欲聽
其言改過失也而如流之羨未聞而自用之病日甚
轉圜之量未恢而偏條之念已極言及觸諱則 殿
下拒之語涉勳戚則 殿下護之抗論其弊則 殿
下邈耳彈劾一官則 殿下掉頭至於以言廢棄者
有之竄逐者有之噫臺閣公論之所在也其位可奪
而其人不可屈也其人可屈而其論不可奪也何
殿下不思之甚乎竊觀近日言責之官戴豸乘驄出

入乎禁闈呼唱乎道路顧其職則似矣而恟縮於雷
霆之下有若仗馬之無祥金口之緘古今之為臺諫
者不亦瘡勞乎此非 殿下之幸也亦非國家之福
也然則 殿下之醫諫無異於衛巫之執謗也此所
謂病國之目居二者也何謂勳多雜迹也夫世之人
有言曰勳臣與士類有別人君之待勳臣不過酬戮
力之勞償不世之功爵之祿之使之得全而已若使
之主張朝議則士類不樂於混迹而公議又從而消
鑠矣此言誠有所見然而以臣折衷則此言似有病
痛矣何者昔漢高奮起布衣與蕭何張良遂基四百

石漢先生文集 卷之六
則蕭張即高帝之勲臣也光武櫛風沐雨與馮異鄧
禹克復舊物則馮鄧即光武之勲臣也今之勲臣雖
下風於茲四人然或有其中可稱者則臣所謂勲多
雜迹者非謂此一二可稱者也間有闡茸之輩幸有
宣力於汗馬效勞於攀龍貪天功而為己之力藉勲
名而肆已之慾徒知治產之為急不知循國之大義
干朝廷之是非蔑臺臣之公論則其驕恣也甚矣
殿下不念公論之所在而護勲之心偏甚焉故士氣
日益摧公論日益消闡茸之無恥者有所恃而日益
肆聲生勢張志滿氣得意謂霜露可變於呼吸一世

可再於頤指以 殿下之聖神有若出於自己者然
噫此非勲臣之罪也皆出於 殿下之護勲也 殿
下若能明察勲臣精辨其中之可稱者待之以異數
貪鄙之在勲列者抑以制之使戢其驕恣則公論張
而朝廷肅矣 殿下若不察其人徒知勲字為重而
倚信之則 殿下之心未免有偏私之累而今日之
朝廷無復有肅穆之時矣噫 殿下之國事主張者
誰乎一線公論消盡無餘 殿下之國其亦殆矣以
此觀之古人云帝昃亡恭信不處矣此所謂病國之
目居三者也何謂朝臣之粉飾也夫食君衣君者臣

石漢先生文集卷之七
子也食君而不誠於君則是忘其君者也衣君而不忠於君則是負其君者也今日在朝之臣皆衣食於殿下者也未知孰誠於君孰忠於國乎大臣悠悠於上小臣泛泛於下隨行逐隊以保身為能事玩日愒歲以避事為良謀自以為誠於君者不過粉飾而已自以為忠於國者不過文具而已忘身徇國之無其人扶顛補敗之無其策置殿下偏私之中而莫之憂立殿下燒屋之下而緩其步噫殿下之勢可謂孤矣雖然反覆思之則此非朝紳之過也使之然者殿下也何以言之臣聞天生一世人才自足

了一世事又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千乘之國豈無了一世事者亦豈無忠信者乎熙範貧寒之人豈盡無於黃閣服休服采之人豈盡無於宰列牽裾折檻之人豈盡無於言地乎然而不肯為國家盡心而惟以粉飾為能者無他實由於殿下之粉飾也何者殿下雖有願治之心立志不固誠信未孚政令之際不無退托之病施為之間亦不無多疑之病羣臣皆觀望殿下之意趨而不恃殿下者多矣孰肯有為殿下擔當國事者乎然則朝紳之粉飾者非不忠而然也亦非不能而然也實出於窺見殿

石漢先生文集 卷八
下之心也此所謂病國之目居四者也何謂庶官之
冗雜也夫人君之於治國不可以兼勝庶務故必以
庶官分理庶務是以庶官得人則庶事有康哉之美
庶官非人則萬事有墮哉之患庶官之於國家所繫
重矣竊觀近日出入銓衡之官不思庶官之為重而
察之不詳擇之不公或壓於勢家之關節或私於自
己之親昵行已之若狗彘者率以錄形貌之不似人
者無不庸故故目一下人皆指點而歎曰某郎某字
之請也某郎勳家之臣也某郎銓官之族也某郎戚
里之親也至於樵童愚婦亦皆誦曰孰謂清時今

亦昏時昔在昏時爵人以賄今在清時爵人以私名
章混淆曲徑依舊銀路將開此間巷間憤世之恒言
也 殿下深居九重其亦聞此言乎此所謂病國之
目居五者也惟良之未聞者何謂也夫人君憂民之
政不能親撫使之分憂而撫之親民之責重且大矣
是以擇慈詳經事之人責以字牧然後生民得以安
焉臣未知今之親民者果皆慈詳經事之人耶自未
覩半行之書者學行其名則不問其人之賢否而委
百里之任不試一官之職者義舉其稱則不問其人
之能拙而寄字牧之責簿牒堆案而不能決猾吏舞

在漢先集卷之九
奸而莫能制後貽一世之譏笑而已其他勢力之人
饗養之輩布列於雄藩巨邑無一人體 聖上之意
知字牧之道而清愧置水德之抱子生民不堪苛政
海水若羊飛於天杭則 殿下憂民之意果安在乎此
所謂病國之目居六者也私意之橫馳者何謂也夫
私意之漸始微而終熾自小而至大如堤防之決水
積薪之燃火不塞於微小則難閉於熾大而終至於
亡國後已可不慎哉今日私意之熾盛者其漸始著
於反正之初矣何以言之搆殺義僧之妖相帶職於
旋乾之日奴事權奸之老物假息於撥亂之初此皆

敷臣之所護者也奸魁之惡種終追加木之誅按賊
之凶將亦免懸首之律此皆敷臣之所親者也昏朝
科舉之私國人所共醜罷榜之論不行於明時再試
之科又設於 聖代此則始私之甚者也噫私之蔽
於始也如是故浸浸然日盛月極至于今日尤有甚
焉出於心者皆私也著於外者皆私也觸於目者皆
私也聞於耳者皆私也甚矣私也公道之行不復見
於斯世矣一國皆私舉世皆私則安知私意之獨不
在於 殿下靈臺乎 殿下政令施為之際亦不無
偏私之舉則 殿下之私意亦可謂發於事而昭昭

者也噫 殿下之私意如此則終不見公道之恢張
而必趨於亂亡之無幾矣此所謂病國之目居七者
也內需魚鹽之弊何謂也夫善為國者阜民之財恒
民之產惟知藏富於民而不知藏富於府庫惟知率
土之民皆為吾子也而不知私其奴 殿下則不然
內需不革而私其財奴魚鹽不罷而宮禁征利利歸
於諸宮怨叢於 殿下而 殿下不察臺吉之不柔
者為 殿下忠也而 殿下拒之噫尺土一民莫非
君有而王則私之匹夫專利猶謂之盜而諸宮專之
噫 殿下之富不藏於民而藏於 殿下之內府一

國之利不與民共之而歸之於諸宮之溪壑生民夙
詔於外瘠悉心日極於詛詘則此所謂病國之目居
八者也農以鎮名者何謂也夫鎮之為名一自昏朝
之時權奸宮禁恣意驕橫廣占田宅目之以鎮其弊
已痼而至于今日此習猶存誠可痛心噫上好下甚
孟軻有言臣未知此習之猶存者抑以上好之故耶
何以言之 殿下不罷內藏而既私其財奴則猶梁
惠之何以利吾故卿大夫亦曰何以利吾尊壇於某
處卜庄於某處土之高沃者取之地之閒曠者主之
見民之良田羨畝則必劫以取之以快其心見人之

蒼頭赤脚而知其勢弱則必奪而有之以濟其欲龍
畦蛇臥極目彌漫豪奴健婢訃以千數壯若雲屯勢
同碁列人皆目之曰某處某宰某人之鎮也某處某
官某尉之鎮也此無他皆曰於上好之故而為當時
之巨弊也此所謂病國之目居九者也何謂經用之
難繼也臣聞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
急方今國家之財用無一年之蓄則目之以何字乎
以不足二字目之則似太緩以急字目之則似小緩
未知以何字目之以告於 殿下乎國無一年之蓄
則是無形之國也臣請以無形二字目以陳之噫今

日之國儲可謂無形矣裁省雖設而無減用之實儉
約雖尚而多洩尾之弊則經用之難繼理之必然也
何者冗官未汰而致傷財之患務豐於喪祭而昧用
功之制尚侈乎賓客而有濫觴之費九式之均節未
聞五等之奠食已乏噫脫有不虞之備緩急之需則
未知以何策辦應乎錢穀幾何雖勤於 聖問度支
束手無奈於拮据此所謂病國之目居十數者也何
謂築城之弊也白馬古之枯城也以其形勢言之則
其險足以拒敵其地可蔽數萬故元帥之臣以為得
地利而獻策焉噫朝廷之所謂奇謀長策者只出於

石漢先臣文集卷十二
第廿二
尊白馬而不在於他耶夫人君之固國實在於修德而不在於山谿之險故四岳三塗九州之險也而曾不一姓若據險而為恃則前古以來孰有亡國之君哉固國之險不在於有形可見之險而必在於無形不覩之險苟能修德而固國則洞庭壺蠡可辨於不覩之中金城千堞自得於無形之外而敵不敢侮予矣大抵地利之不如人和古之明訓也和之本在於修德 殿下不以修德和民為先務而徒以等城之末務為得計噫 殿下雖有千丈之城不得人和則其何以守之乎願瞻西陸新經兵火之子遺殘民

荷石嗷嗷此亦人子其可虐乎古人有言曰無德而城雖必保之 殿下苟無和民之德而民無守城之心則臣恐此城反為寇讎之保而尤害於國家也此所謂病國之目居十一者也司命之匪其人者何謂也夫掌三軍之命而係國家安危者將也是以將不擇良則必致輿尸之凶而終必有以國與敵之患矣未知 殿下果得師中之吉者乎臣則曰未也向年驕虜憑凌天山之三箭無期小賊梗化百年之宗社不守幸而天方援楚右袂於鴨江操持於鞍嶺民思舊漢 玉軸載回於黃庚言念及此膽裂心摧噫

殿下於平日苟得干城之將致席豹在山之勢得關防鎖鑰之固則曩時萑苻之賊不足為憂殿下之憂矣然則以賊遺君之害不出於得將而必出於不得將明矣王監于茲此所謂病國之目居十二者也嗚呼今日病國之目可謂多矣人之病也不愈則必至於死國之病也不瘳則必至於亡臣未知今日之病瘳耶不瘳耶雖一病之沉痾猶可以亡況今日之病不止於一而多萃於此國者乎臣則傍觀之醫者也臣所謂十餘目者乃病國之表表者也人心之不測軍令之不修賞罰之不明宮闈之不嚴淫祀之崇奉

俗習之薄惡貧鄙之漸奢侈之習倫紀之變此亦種種病國之弊而且恐煩瀆於聖聽故不敢備載於病目之中矣噫聖上當國賢僚圖治而其何使斯病之多端而莫之悟乎皇天以殿下克肖其德而全付斯世者也仁愛而不忍捨降臨下土之病而病之乎必現之於天文而警殿下其警也應病之多數而亦以多數而示之故太白六十度見於句原熒惑犯羽林金星入端門蒼庚共躔白氣亘天妖星墜地天一韜輝旨風發作恠雨無時其他虹貫之變霜雹之災海溢地赤之慘廟木陵松之震互見疊出殆

無虛日而至於雷擊法殿前古未聞人心疑懼而反
是國勢危極於燃眉如臣愚魯亦可痛哭而流涕仰
惟 殿下當抱何如懷耶臣聞古人之言曰得時不
成天有還形 殿下可謂得時者也不成之如是
則抑天意有還形之意而然耶甚可畏也 殿下英
姿絕人氣御一世而得可為之時操可治之柄則臣
固知 殿下能振起斯世而何至今不為下手一救
乎無乃以世道付之於無可奈何而不欲下手一救
乎昔者春秋之時世衰道微諸侯擅制大夫專政天
下淆亂極矣而孔子以匹夫之力猶且欲救一世輒

環四國而其言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蓋聖人之
心不以世亂付之於無如之何而棄之也今日世道
之降雖下於春秋之時無列國戰爭之患 殿下居
得治之位非孔子匹夫之比欲治則可治矣 殿下
豈可以無如之何為心而使二百年宗社陷於危亡
之域耶人雖有必死之疾知病之根而施之以神丹
妙劑則其疾可治國雖有難救之弊知弊之源而施
之以仁政善教則其弊可救不得其要而謂弊之難
救者不亦悲乎是以流必清其源然後其流也清網
必有其綱然後其目也張向之所謂心學一欵則流

之源也網之綱也蓋百治之源萬化之本而必在人君躬行心得之實自虞舜危微精一之訓至大學格致誠正之說皆是心學之要也 殿下誠能明心學之實而為出治之本使吾方寸出於至明至虛至剛至勇至智至公至潔至仁至簡之域名不副實者以此明而察之諫之觸忤者以此虛而受之勲臣之驕恣者以此剛而制之朝紳之粉飾者以此勇而治之庶官之冗雜者以此勇而汰之吏之賢者用此智而選之將之良者用此智而任之私意之橫馳者以此公而能杜之私儲取利之病者以此潔而能醫之築

城之惡善者以此仁而能和之經費之濫用者以此簡而能節之 殿下次草措置之舉洞然無碍則其他種種病國之條皆在於 殿下範圍之中而可見就緒之效矣大哉此學之功效也所操者至約而其所及於日用施為者至大至廣有若濬源而流潔挈領而裘順則欲治其國者舍心學何以哉臣以聖學為十二目之緼惓惓於今日者蓋以此也噫臣以萬死餘喘生還故國自度無能退而耕野以終餘年亦云幸矣而但 聖上拔諸絕島圍置之中五授職名稽首 天恩感淚縱橫臣何敢退伏田園越視我

殿下哉噫臣以婉辭遜言取悅於 殿下非不知矣以危言妄說得罪於 殿下亦非不知矣愛君之心炳然如丹寧死於 殿下之鈇鉞不忍為媚悅之態也噫臣以未盡之言謹獻于疏端膳彼瀛海島絕籬高中有處子虛老幾年聞來悲激繼以沾襟一婦抱冤尚云示警况以王室之親而豈有間於淑女之冤乎伏願 殿下斷自宸衷急速駉來自上定昏使無失時則 先王在天之靈亦必慰悅於冥冥之中矣伏願 聖明留意焉噫臣以未盡之言反覆仰陳焉光海之高宮室大苑囿欲傳二世三世萬世之計而

同念宗社不恤生民終歸於 殿下所有此則 殿下身親見之而猶不戒懼復蹈前轍務興土木殿閣淨潔雖曰民力之不煩工役之不費其不出於生靈之膏血乎民怨已極天怒方張而 殿下猶不畏懼鳳林之第又治於避殿滄省之日飛甍傑閣突兀於洞口役夫呼耶雷動乎城中 殿下恐懼敬天之意果安在哉噫大臣臺巨瞻前顧後不以死爭之納吾君於無過之地烏在其 祖宗朝設公議置臺閣之義哉臣竊痛焉噫 殿下方在靜攝之中遭同極雷震之變身避正殿大闢言路而寂然無聞誠可寒心

石灘先生文集卷之四
臣忝在庶官之列竊晚獻章罪人萬誅

石灘先生文集上

石灘先生文集中

書

荅柳方伯

名根号西垞先生守隄山時

日者伏聞使相閣下出按本道瞻望皂盖日復日矣
濫蒙下眷到界初日即自下問開緘奉讀惶感無任
小的不幸哭室之淚未乾又遭妻母之喪心神喪亂
尋常應事茫然失察決難供職如此悶迫之狀從當
陳達歸田養病為謀且下教中生穀備餉選卒三事
人所未及料量處惟閣下必有先自理會者如小的
一班管見何敢獻議於左右生穀有道備餉有要選

卒有法伏願十分思量察時度力平適處置幸甚一
道羣黎得聞閣下重臨宣化加額喜躍者是閣下必
知民隱務施愛養耳伏願察事之緩急先後各當其
道則民無怨而事必成矣本道之人困於賦役無望
生全而近緣逆變邦本大傷衆皆魚喁此時急務愛
養民力居先他務為後萬有先其後而後其先則恐
失民望矣小的於本道備數字牧今既十年細知民
情土風故冒濫仰陳伏望留神諒察焉

又上柳方伯

謹伏問道體候何如不勝區區瞻仰之至某自前冬

以來痰喘極盛艱難供職及至春節四肢如解精神
昏耗飲食日減肥肉漸消長卧衽席呻吟度日勢難
供職故再再呈布未蒙俯許此間渴悶何敢盡喻重
違道教強欲行公則有病難堪將欲棄任則迹似自
便去留維谷咄咄徬徨尤增悶迫今茲更呈辭狀伏
願垂憐採施焉如是煩呈固知惶濫而專恃下眷敢
此更瀆恕諒勿罪而獲蒙俯施歸家治病則是生死
肉骨之恩也終使未蒙體念則今此情勢似難免棄
印歸田之舉而譴罰之至有不暇恤豈平昔偏蒙愛
恤之誼哉五馬之榮人皆願慕苟有調病可強之勢

石漢先生文集卷二 書二
則何敢支離求通至此哉伏望十分察量俾無後患
尤為幸甚

唁趙叅奉

晚聞吾賢遭臺許驚歎曾聞難容於世果如其言浮
沉如雲成敗如夢須付諸一笑方好况龍門秋容可
翫高卧巖泉對松伴鶴白眼看世則今日之官遊真
南柯一夢也必浩然而歸也未入山之前謀叙一場
談笑幸甚我境一別後會難再敢此區區

荅金上舍

佳哉問也吾賢所見故合鄙意也生進遊街之時古

豈有鼓笛喝道而取笑於人乎此皆世遠教衰之故
也壬辰兵火之後遂成此弊當今士習據此可知矣
在平時則雖登第者尚無張樂之遊往在隆慶之末
有一武夫登第乘昏敲笛而行識者竊笑之其後日
仍成風白晝張樂若固有之此弊習其來已久猝不
可變如生進遊街亦效此習馬頭張樂引喝道路恬
不為恥尤可笑也然世俗皆不為恠而惟賢獨自非
之如是垂問此乃異日丕變士習之萌也為賢深感
焉昔司馬光登第只簪恩花一枝若此輩得較思溫
公之事寧無愧灼乎重違俯問敢進警說惟賢諒察

焉

與沈襄陽名宗道

昨蒙惠然深謝深謝一介伎倆分甘窮寂對壁為隣
朝暮相從只是一張琴雀羅冷庭舊時親朋有何得
見千千慮外羣犬爭吠扣門有弄童奴持小紙入家
此郎賢兄來在隣家先送華街者也忙手披見喜倒
無量俄有賢兄昆季並轡枉屈顛倒欣迎執手入室
青眼相看叙積一場今夕何夕添壁增光庭草自碧
少時情明在世者幾人與兄相住杳然雖不得追從
寤寐何忘只勤心上相依今將遠別懷抱如何離索

之懷益知衰境之難抑得聞吾兄展拜先生之墓僕
亦久闕省墓樂而共往為約今更思之吾兄晨往書
院拜南溟夕投杏村拜先生云愚意恐當未穩也南
溟杏村兩先生俱是吾儒所共尊師者也在他儒先
拜南溟猶之可也在門輩先於南溟後於先生甚不
可也吾兄應事倥偬之間無乃思未出此而忽之耶
以俗例而言之則拜之先後猶不關也以義理而論
之則其關甚重恐未可忽也况晨謁夕謁之辨明載
朱子說惟兄諒察焉然人之所見不同未知兄意之
所在也但朋友之道只貴以理相責願兄熟思俯教

幸甚

與李剛中名惟侃

朝聞寢候萬安深喜深喜僕對門咫尺逐日宜訪凡亦高卧醉鄉我亦病卧衽席情雖欲拜其可得乎每以此為恨李驪州已蒙赦命不久必上來移去此家非難離去此隣甚難昔有人買家給價太多或問其故曰非是為家是為卜隣也僕亦不是愛此家為此隣者只是尊兄兩賢在此故也與兩兄師同也志同也老亦同也人世之所同者雖一猶幸况至於三乎老境偶爾共隣忽爾分離情抱似惡何喻何喻未遷

之前一番會面鼎坐打話幸甚

與鄭承旨名弘翼号休翁

三庚極暑令體何如隔雖不遠問聞阻絕有同參商令人懷抱極惡生莖支頰命此亦不幸也時事多艱邊警日急六鎮無形防守無策脫有戎馬一嘶則有何軍卒禦敵有何器械却賊有何糧餉守城况民心不固萬一寇來束手無策言念及此每夜驚起仰屋歎息而已此處則已矣日邊萬有警急則竭力奮忠忘身救君者亦何人時勢甚急危如累卵擔當為國折衝樽俎者寥寥未聞安有如此危急之時乎况

側聞 上體連有不豫長在靜攝之中云九增同極
授荒棄老為國煎慮固知無用古之管嬰托蔡曼國
生雖罪棄受國厚息安敢恬然近聞邊警以後當會
而不食當寢而不寢尺自嗚咽度日耳細觀之象事
事寒心雖良平運籌頗救鳴鈞猶且為難况無此良
將乎且念吾輩非如凡竄謫之類身在圍中何以處
之能得其道耶令賢必有心得之正須從細俯教使
臨險一心無愧於古人如何愚之妄意以為與其坐
圍而浪死敵鋒不如添伍從軍守一女墻竭力拒敵
得勝則還入圍中不幸則罵賊將殺一寇而自盡乃

得其死何可坐囚浪死哉將此意欲徹稟藩帥而當
理與否自不能知敢此求正於左右願令監孰察細
示幸甚此言一發人必曰死中求生事若正大雖千
人非之是何動也

又荅

豚還得覩令復畢如獲明鏡披閱再三今又繼承下
翰有若親承儀範不覺欣飽生莖莖扶衰莫非下眷
徃日將鄙見就正者乃凡事預則立不預則齊例必
臨急失宜不成模樣故鄙意妄念事未急之前呈稟
藩帥雖似未穩前期告稟從容講定俾無臨時顛倒

恐當為得所惠書中曰臨時告地主隨便出圍此教是則是矣但邑主不知變通持難不許則坐而浪死耶其勢不得不自出與其勢窘自出圍不如預宣意奪之為愈也雖有微稟於道何傷於義何害只在聽不聽何如爾巡相不久當到六鎮令監如得見拜論議間微諷定奪何如又有一說邑主若奮義竭忠忘身守城則吾輩亦當竭力從戰賊退則還被圍囚不幸則當捨生取義矣邑主若無守城堅志而外設防脩內懷走意則吾輩本非官屬行伍之人也何必守空城而漫斃於不當死之地哉自有處置直箇道理

此項等事令監與巡相亦須商確議定不勝幸甚吾輩雖負罪蟻蟲微臣亦仁化中一物豈有置諸死地而不為指揮乎事急則地主似難處置之道聞帥亦無啓稟之路其事勢豈不狼狽乎是以忘煩更陳伏願熟思從長議定俾無後悔尤為幸甚

又答

夏來問聞兩絕時惟新涼令氣體何如瞻戀常在鄙懷在北時雖無奉顏吐懷曰便書問頻敷到此南荒非徒地角窮深所住亦在城外與官門滿遠允往來公私人絕不得見未得曰便修狀情氣俱缺有若無

石漢先生文集卷之六 書
情者然恒切慨然向日過客得見今翰兼受二貼脯
迨感迨感始知同作逐臣天涯相思之情有如是也
累生身雖支撐世間事不欲聞老漸多奈何奈何且
值年荒不無口腹之累人憐憐慚憐聞貴邑倅迄無
適改空官日久云無主之官九百必無所賴為慮為
慮隻影天未得見親朋一字甚難如遇求便毋惜數
行幸幸

與李兵使

名守一雞林府院君時為北閩

節屆朱明伏惟令體候萬重頃於入來時解駕班荆
賜語移時感激厚德頌祝無量罪生專蒙下眷僅存

頌命第萬里殊方深囚圍中輿僻為隣不見天日晝
黑如夜人生到此神懷索然有切已一事冒濫煩瀆
伏願採施焉罪生少時學感君恩一章平居以此遺
懷今者遭此陽九龜縮暗室長日難遣孤燈難消欲
得小玄琴憑此養性篋為破寂而會寧境內非徒無
知音者一生亦無見琴者是猶緣木求魚其能得乎
側聞營下有琴者尚多造琴者亦存云不拘琴品善
惡造作工拙周旋圖惠則雖天下無價之明珠奚比
於此伏願勿播此言徐徐求得隱而付惠幸甚因中
鼓琴古亦有之但風色殊常趨趨敢告

又答

意外伏承下書謹悉令體候萬重無受俯濟諸種物不勝感激因知攸謝况粧下玄琴園中得此足當十朋睡魔遠遁夏日還短天下何物得之若此在增拜謝第下惠書中以舊陋修補為教竊伏笑之飢者何擇食渴者何擇水矧茲精粧好製乎如獲拱璧百拜仰謝

又答

不意今者恭承下書倍悉佳節萬安仰喜仰喜下示事聞後即通深感厚德仰謝無言棄生得罪深重生

前無望復見洛城茲者若蒙移配南中過路當見故山天恩同極即報若更到巫命走脚下示幸甚

答會寧通判

即奉手書細悉示意縷縷感則感矣第所惠書中以未安為示竊為粲笑之古人朋知之間或以車馬增之或以衣袍與之或以田園分之者比諸此物則政是饒娘糞丸也有何未安之意况如斯男子之物天下本無定主得之為主勿生兒女之慮為好園中逐客於此物實如山僧之有梳篋之何用方欲贈於相知者久矣適聞半刺無可著之纓忘陋送上是亦

石漢先生文集 卷六
凡物有主矣

又與

霜天早朝在臨陋所叙抱一場喜感無量聞尊侍庶
白太過皆無襦袍衾亦單薄云朔風櫓樓有何能堪
令人不勝歎服茲將楮衾聊表微忱須勿却領情為
好此物即心友金亨吉之所贈也亨吉亦尊賢之所
親也以友之贈贈於友不亦可乎想應勿汗

與吳僉知

名名謙号拱澣

久潤戀極中送物深謝棄物依昨但側聞此府地設
排園籬八十年来今始見之故問巷愚夫愚婦畏之

如廁避之如箭望望然去之云吾安知使人畏我如
席避我如箭也今日乃知吾罪之有極也人皆如此
畏避惟令公垂憐愈久愈深益感君子愛人以德之
意出尋常萬萬

與鄭節使

名所

二昨炎程令行掃何如罪生深蒙不遺佩酒光臨吐
懷半夕歡若平生情醉神飽不覺感喜某負罪深極
投昇此塞宜無顧取令兄有何見而傾情至此益自
感飽且令賢一場閒話話中以人道則忠孝外無事
人事則理外無物為教此古今格言聖賢復起不易

石巖先生文集卷之十
此言矣令人不覺佩服又聞令賢知琴且善於畫云
真吾師恨不得早拜於左右也然古語云白髮如新
傾蓋如舊交道有何早晚只貴知心爾令賢如不棄
願托令契之末蒙諾無辭詩切聖精寫俾得傳寶幸
甚幸甚

與金正字

名地粹

富寧分袂之後動靜甚似平生熟聞高名願識久矣
那知今日同苦此行也人生斯世生於一世幸也仕
於同朝幸也二幸猶難矧生同一時仕同一朝罪同
一事謫同一道者乎天來緣分非偶然也萬里殊方

共轡偕行坐則同席卧則同枕肝膽不閉吐論無隱
真所謂傾蓋如舊者也茅恨兩住隔遠問聞罕稀身
鄙生僅支矣但圍芭三匝高壯過簷結芭長木密如
木塞四面圍外間家比櫛茅簷相接脫有間中失火
雖有翼之鳥勢難飛去况無翼之人乎早晚當見火
葬坐此園中懷抱當如何第舍館已定否時時思憶
高明四顧涼涼令人發長歎也何日重逢吐懷一場
尺勤脉脉引政而已

與興陽主倅

朴惟健

謹問積雨令體如何懸仰懸仰二昨伏蒙惠問又以

不見罪生屢及書中尤感厚意然何心光臨陋地然
後謂之恤囚有厚也罪生寓處與他人居有異短簷
斗屋庚炎暴蒸致蠅成雷頃刻難坐此地如蒙惠然
非但尊賓難堪罪生亦且當暑具衣靴侍左右必生
疾病伏願上念尊賓之不可臨下察賤身之生病稍
俟新涼得蒙一臨可得以後容陪話亦得以先生窮
累豈非俱便罪生爲此文離說者欲使令監洞照不
可臨之故也

又

夜來令寢候何如區區懸邇何日忘之生深蒙厚念

董董支存矣但中夜思之臨年謫荒至今保存一毫
無非厚德今又俯念累黨隘狹特欲構結數椽屋此
則別是異惠也無以仰報但構幕材木過好村民數
名逐日立役鄙意極甚未安每聞工人斲木拜不能
自安惟願令監十分思量命下停役如何天下萬事
各有稱當此屋雖成恐非負罪者之所當居也伏願
快從鄙意以副區區之情幸甚未始役之前固當仰
稟重違恤囚之盛意趙趙未果今日欲達明日欲達
逐日思之中心不自安者愈久愈多敢以鄙意悉陳
無隱留神熟察伏啓命穽幸甚

答金鐵原

名長生号沙溪

曩曰林上舍之傳得承情翰之後問聞兩絕懸仰可
喻一落南荒與世隔絕親朋隻字何由得見惟兄千
里相思屢垂情問此非義而何非情而何今日蓋知
有友也棄物稍知處險不動身雖支撐但白首長沙
世路漸險加以遼陽失守禮義我邦被髮將迫扼腕
悲痛雖欲抑之其可得乎前頭必有不欲見之事不
欲聞之聲音念及此懷抱多惡仰屋長歎每恨不早
死於太平之日也且蔡善餘之歸說與一言如訪吾
兄要須請辨矣今見兄之別紙則蔡也果不忘傳之

矣請以宋仲懷之事言之仲懷初則無心發說於鄭
揚根謹爾而原情之失則曲聽恐動之言臨時變語
而納之云此雖動於死生而老悛所致其失大矣不
足責第仲懷之為人賦性雖迳踈本心則良善一生
少無奸狡之態亦無害人之心初聞德信之言有何
他意反覆詰問苟反覆有意而問之則是已萌告變
之心也豈有他理其時棄生病伏杏村聞此言甚恠
之問于同叅聽者數人則有意反覆之說全未全未
云若然則此皆傳者之誤也古語曰百聞不如一見
傳言何可盡信吾輩中所恃者惟兄也若反聽其說

如是過論則更何就而求正况人之所失或有無心而為之者或有有心而為之者仲懷苟或無心而終得有之心之罪則無乃不為寬耶其間作俑設心與鄭謹甫不可同日語也與尹二聘尤不可比也程子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吾兄乃學程夫子者也論議之間恐有失中故如是敢陳欲使吾兄熟察道義中正持論如何如何噫平日同遊有志之士及其末節有傷者多無傷者鮮真所謂淘汰人物之秋也抑有不得已所陳者更煩故告惟兄察焉來書中有曰公前日以南為主

到今見之無一人可者公所見何如哉棄生得此觀之為吾兄竊伏笑之吾聞之錦繡之口必出錦繡之語兄何為發此言夫無一人可者之五字雖出於憤世恐非吾儒執中之言也首傷今思古而公言之則於彼於此為可者鮮矣何但責於南也大抵士相取友之道只是勿論彼此觀其志向可取者取之不可取者去之此乃吾道之當務者是以棄生一生執此為心每以好古篤學敦行孝弟者自謂之吾類也雖幅巾澗袖高談大言夷考無實則自謂之非吾類也平生鄙見如是故自許中立不倚無偏無黨今者惟

兄以我目之南心竊惑焉我本非南也本非西也亦非北也人有一善之行則無物我愛之肝膽不閉今有兄教至此未知吾兄之意也母乃以已之心度人耶不勝呵呵東西南北之所由起乃國家大不幸之將萌也往事已矣將來此項等事不願聞也吾儒之輩只當好惡明正隨事察理堅守所識夷險不改終無愧於古人不亦宜乎愚之賤見如此是歟非歟於兄意如何人不自知其病惟兄熟察更教以解愚惑幸甚

附沙翁書

書中有相參考者故附書而書中有所寄二詩之語而亦逸

去年九月所惠書今月始得見之可知道路之遠也承審氣候保安深慰深慰僕安居故鄉讀經史對故舊天恩回極但近日凶荒一家艱窘然不至於死亡也公在園中人誰肯救濟向因韓義興士仰得聞家計窮困可憐可憐自此距彼若數日程切欲往見金而中及令兄相去甚遠且在農家奴僕多事不能抽身也昔年吾輩相知人及出入士類者主東攻擊皆不滿人意武人俗吏所共嗤詆正類此也可笑可笑公之所見如何望須寬懷益勉治心讀書以副區區之望也勿使後史書之

曰竄謫致傷而卒也今付書鄭生可以得對荅書也只此

別紙

去年趙同知存性欲見我來會于白馬江上金楊州興國家諸公盛會言及兄之事有人問其父兄及師友所自僕舉先大人之諱及且出入習靜先生之門人皆嘆美公可謂貽父母令名亦可謂以顯父母者也金景仁云吾為韓山時李君并為林川觀其治郡真其人也云云今之三公以下平日口談義理是非人物孰不有是心到此地頭皆失

其本心惟吾輩數人而已公以卿相為非分內之事至於今曾禽數不若也吾之為公歎服不亦可乎公必知宋瑄尹三聘也前者交遊師友間豈料至於陷人不測甘受告變之名僥倖於其間也可恠可恠所寄二詩不勝悲感

又

仰慕中前回順天鄭生得承書問今日蔡君善餘又承下書備審動靜平安深慰聞公在籬中少無動念心神坦然云尤為歎服道路若不遠切欲往見公及金而中老病之人不能遠行常常慨歎世

路益險賢邪立辨朱子所謂淘汰人物還為幸矣
正謂此也適曰歸便姑此問安

別紙

曰蔡生聞公之言不敢默默敢吐所聞於德信之
言德信初問於兒孫而宋也反覆詳問德信惟而
止之曰穉少之言何足信而更問乎宋也及為原
情為兩草而視之其後見原情則臣受國厚恩如
此之事不得不告云陷我不測之地幾至死境以
此見之宋之所為非無心也公前日以南為主到
今見之無一人可者公之所見何如哉

答李肅川

名貴迓平府院君

隻影長沙踽踽涼涼戀思親朋日復日矣數行情問
來自故鄉青眼開緘宛若相對玉色金聲森然心目
令人不覺欣飽千里窮海情朋隻字足當千金蓋知
今日矣曾於金雞之慶 宣室之召先及於令兄天
亦知兄為 國深賀第聞火災驚歎驚歎罪生命道
多舛憂患不絕上年之夏三歲雜息暴折目前又帚
妾求寓籬外得病三朔命在朝夕生亦疾病纏軀天
之傾者覆之何至於此私憂已矣邊虞自急不欲聞
之祥息隨日輒生托葵憂魯烏可已乎令兄不久必

有受一藩方擔當籌邊頭竭力盡心為國堡障如
何如何西報孔棘廟堂禦敵奇策寥寥無聞脫有
胡馬一嘶忘身當之者其誰逐臣憂抱尚如此况慷
慨令兄耶今日豚兒聞洞中諸友皆安而但李子由
甫奄忽棄世巡邊使令公亦丁內憂云驚悼驚悼又
聞契中有一段言語之失大相乖當遂成媿隙云此
言是否果如其言則不幸甚矣高陽古稱德鄉吾契
人稱義契古何有德而今何無德古何有義而今何
無義鄉亦古之鄉也契亦古之契也而人獨不如古
則寧不愧然罪生遠墜邊徼其間曲折未諳孰為是

事為非但人所失或有無情而失之者或有有情
而言之者苟或無情而失之則其失不重雖或有情
而言之受之者默而附諸一笑則其失當有所歸而
其人只增識高之名何勞相爭之有况乎言之易流
於增衍古今通患也毋乃無根之流言展轉增衍而
至此歟古人云流丸止於甌臯流言止於智者又諺
曰兩人共鬪智者落今相詰友人皆有爵有識之人
也豈有爭無益之爭而久不止也必不久復合然同
契之人則不可不登時救解也惟今兄以義理講之
以利害明之十分和濟俾無失義契之名如何如何

石渠先生文集 卷之八
兩間和解之責惟在於凡熟慮勉之勉之罪生身負
重罪固知括囊而事係朋道之離合故忘煩敢陳惟
令兄諒察焉

與趙參奉

白首臨年謫落天涯親朋消息何由得聞適曰柳殿
中投訪細悉無恙耳聞喜慰無量棄物如蚕吐絲自
縛回知處蹇不蹇當困不困第先壠壽藏香火久絕
生還展掃無日滿山松楸森然心目懷抱之惡不能
自抑奈何加以時運多艱遼陽失守我國蒼生將未
免左衽我輩安適每恨不早死於太平之日也多少

積懷何望相見吐盡只自耿耿且昔日賢公解任歸
山之日作一絕句未及贈別公既動輒求得書呈今
當修書頓悟記之忘拙奉寄幸一笑捧腹為好臨紙
於悒

賀柳生天根

想應迎新選福深賀深賀春府尚清健耶棄生莖支
吾耳今者家豚袖束賢胤詩得見之句法清高氣像
超越文章機軸已萌於作句此實謫仙之傳神者也
喜賀無量須善為培養大成其材如何昔玉島偁七
歲能文有人作詩云鸚鵡能言爭似鳳未得屬對即

曰鍾繇雖巧不如蚕文簡稱歎以小友呼之楊億十
歲太宗令執政出題試賦詩頃刻而成曰顏秉清忠
節終身立聖朝諸宰表賀之寇準八歲吟華山詩云
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其師謂此兒他日當作宰
相黃魯直八歲送人赴舉詩云若問舊時黃庭堅謫
在人間今八歲此皆非髻維語吾每以數子詩看了
丹子上而歎昧之安知如此奇才出於吾鄉資家乎
恨不得親見爾胤兒才氣既如此則必名不失三紅
秀才但古今詩人自多金橘之酸故李白以千古獨
步之詩豪猶未免不識理之謂惟賢君尚鑑于茲更

加勸勉以經綸之才為期而以詩學發其英彩如何
如何他日若作斗南之一人則應知今日之吾言矣
援筆臨紙思鄉於悒

答李順天

名粹光号芝峯

伏想令體佳勝萬福深增仰賀曩日周濟厚意深謝
不已罪生身雖支撐三年謫裏憂患不絕晝夜求寓
籬外得病三朝命在朝夕生亦百病偏尋人間住得
誰幾何事曾以具行史物有求於左右者以此也豚
兒為此而進瀆揀施為望蒙莊以天地為棺槨而鄙
生區區留念於歲身之物恐為達者所笑然記曰七

十月制八十日制古禮亦有據故忘煩敢濟固知非
義而惟令光可建此言幸垂憐俯施如何如何

答申同知

暮春佳節伏惟令體享閒清勝前者敬承令下翰如
獲拱壁欣飽自多一生活上愛慕奚啻頤識荊州第
棄物不敏懶於交遊未得結為蘭契蓋知朋契亦有
數矣回念往在己卯春薄遊松都自花潭舊壩仍向
朴淵瀑布歷到靈通休杖登樓其時令兄方讀書于
其寺左而琴右而書端處其中棄物見而欣感進揖
打話坐席未溫日已夕矣忙忽相覩不道姓名當時

令兄何知我我亦何知令兄及到知足曰詩奴始知
令兄姓名自是每每未忘時時念及烟霞則其時樓
上琴書森然心目迨今欲忘未忘方寸神交為日久
矣箇中有懷兄何知之在世心友屈指無幾思欲忘
遠相從切矣身方謫落天末時亦多艱年已極衰此
生會面難在上天只自看雲悵悵而已茲曰朴監後
之歸聊申鄙悃

答李清風

名 號 蓮 峯

意外見書慰感何極去春待命門外賢兄三八夢中
在止時亦一夢見此必吾兄念我不置而然也令人

戀慕不已南來未旬賢兄感徑李措大袖書而來青
眼相對打話移時恰似與兄道舊欣飽可言生謫北
一年復此南遷跋涉千里頑命不絕可恠可恠與兄
復見無期臨紙於悵書不盡言

又

戀思方積兄書忽臻楚天空濶如見新月欣然愛翫
是可言乎送來木端物必由情深謝則有但以富周
貧古亦聞命矣以貧濟貧始見賢兄母乃過義耶未
安未安罪生命道多險富室老妾得腫病今月之初
便見化去此亦天也雖欲效南華叩盆未免蘓仙悼

朝雲奈何奈何餘希努力自愛

與丁進士

名運熙

世棄罪物且無所取而緣何故猥蒙下憐辱訪以時
遺魚以時送花亦如此耶感激無量予子孤蹤負罪
投荒偏蒙過恩愈久愈深乃知落地兄弟之為貴也
蠟縮園中得見此花暗眼還碧沉痾頓爽尤感高義
一筆難謝唐香十枚送呈須領情如何見物報物固
知非禮來物非俗物也送物亦非俗物以非俗之物
報非俗之物恐當無忌也

與趙進士

名光璧

隻影天末四顧無親千萬意外賢公二弟匹馬遠訪
夏月登樓如得清風沉疴自醒欣慰可喻往者順伯
之來獲見公書足當十朋老物如蚕吐縛雖安心遣
日而但時事賈子當哭之憂隨日輒生未知末終之
如何倚壁看天暗淚自零何日得面叙此縷縷臨紙
於悒

與柳洗馬

早審寢候之安深喜深喜所周祖石感恩則有矣非
徒一再凡周急之道饒當救乏富當濟貧賢君有何
饒富而俯濟過義耶况今年無前大歉人人共患擗

腹賢且謫落天末計活亦寒其能周顧戚老耶還為
負送固知未安但知貴家無儋石之儲重違依受亦
非義敢此還送須諒察休咎焉與者情也辭者亦情
也各盡其情不亦可乎

邀友

久濶耿耿想應一般今夕天月如洗霽色如畫加以
時雨足農麥浪入秋西成可望天涯逐客之懷稍平
思與尊彥坐短簷舉酒衷談切矣忘勞惠然為好

與友人

釋負入朝氣體如何曾聞兄之瓜滿雨歸也下卒悽

石澗分之二下
慕如離慈母云君子所到固當如此龍歸雲濕麝過
草香是何怪也但適任逾年復職過稽可歎然直針
為鈞何望得魚宜歸休靜處披閱古書必得自樂之
趣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辨之者臨楮惘然

答友人

承書如對感喜無量所示事誠然矣古今天下有
好底名而求諸實則不好有不好底名而求諸實則有
好是故吾每以為人說玉吾不為玉人說石吾不為
石即其玉石而要者玉不為石石不為玉然後方可
許玉石爾吾言憤世而說雖不得中槩可類此矣

寄長子

汝息人品之高下問於汝則曰某子如是某子不知
是云云大槩觀其題品則汝見無乃知一而不知其
二知外而不知其內耶余竊察之孟兪愚直而柔順
不亦喜乎凡人徒愚則不可徒柔則亦不可苟能真
為愚直真為柔順則其為人不易得不亦可乎仲兒
詳敏而輕且復為文不可知為善必不能汝見亦非
矣人能詳敏則何患輕復人之有輕復者實有未能
詳察事理之故也苟能詳敏則此病何能有之况為
文為善本無二路不可以此截然論其不能為文不

能為善也季兒聰慧詳敏凡百十倍厥元云果能如是則一勝可喜况勝之十倍耶所謂大暴云者汝見亦誤矣怒發而啼不止其所欲食之物必食而後止者此非暴也兒之為性志健意堅而然也此乃所以及其長成志氣堅確之漸也不亦可乎况凡學字久而不忘則其聰不凡尤喜尤善汝何以大暴目之歟吾見如此汝更察之

寄次子

汝歸在田野節屆仲秋不寒不熱心當明窓靜几歛衽讀書之時也汝不思此而優游放過耶光陰荏苒

百年瞬息汝知乎不知乎汝年已過成童不解文字不作詩篇者無他只是自初受之書懦不熟習專務粉誦掩卷輒忘與不讀書者無異汝之此病非徒欺其父兄也乃自棄其身者也及其虛老窮廬則雖悔而歎之其可追乎汝不念老父之教無可奈何置之度外汝安心無恥乎古人云大不幸無耻汝可謂大不幸者也汝未可惕念改過勤勤讀書耶甘心自棄則已不然則何如是浪作度日耶不可說不可說汝若著笠則到處逢人見著處必勿十分思量起敬

草心

寄兒輩

老父賦命多舛早喪怙恃錫原亦空抱持風樹涕泣
何堪人生天下如我者幾人先人塋域立碑記德責
在不肖而白首投荒已脩碑石迄不得豎悲痛何言
老父生前若不立之終無得立之日思之及此嗚咽
之甚感淚自零先人親孫屈指計之只有四五而皆
貧弱無力其能為先親建碑乎况汝迂拙尤甚汝母
床石棄置十里之地不曳立者多年何望致力於此
事茲以老父未入地之前植碑於墳前切且至矣其
立石功役所費不過木綿十匹及飯酒米若干斗矣

此木綿則吾當力貧措之其他匠人供饋等物汝與
司果商確面議親孫則各出米三斗成婚曾孫行則
各出米二斗庶可以成事使司果主張出回文收拾
米斗一邊推擇吉日從速盡心共立不亦可乎事貴
神速汝忽毋忽此簡汝四寸等處輪示之為可備木
之策徐當指揮

寄孫兒等

汝曹近讀何書所得幾何古人云習與智長苟能讀
書必有所益而知其所未知行其所未行汝知此乎
吾有二子而皆不好紙筆側息亦效嫡兄而全無向

石渠分三文集卷之六
學優游度日甘心奴才是皆天運如此歎之奈何可
謂有子而無子也先人世業自鼻祖至今十八代而
世承流來及於吾後當絕承無繼每自默歎何言汝
父之輩已矣無復可望汝亦年既十有三歲而不勤
讀書或作或輟故文理益退不進迄無開蒙宜當竭
力改心篤志而略無起敬自責之心徒好長日骨董
之戲怠懶成習安於自棄為父為祖之心如之何如
之何光陰冉冉汝不知乎乃父貧困汝不思乎讀書
者為貴不讀書者為賤人皆知之汝獨不知乎古之
讀書揚名者何必衣食足然後能為學業乎古人家

貧或有鑿壁引光而讀之或有螢囊照書而讀之或
照冰而讀之或帶經而鋤之其處窮立志之篤當如
何言人之進修工夫則心為君志為帥苟能確乎操
其心立其志則顏孟可學况其下者乎夫如是故學
業成就只在於立志強弱如何爾况讀書有時令若
失時後雖追悔其可及乎汝須念茲在茲起敬發心
期以成業不亦可乎以古人處窮篤志之事吾既言
之於前又以先儒苦心力學之事證之於後欲使汝
曹省悟而改革舊心汝須察之昔宋劉恕嗜學讀書
家人呼之食至羹冷不顧夜則卧思古今或不寐達

朝宋胡瑗布衣時與友讀書山房攻苦食淡終夜不寐十年不還家北史祖瑩耽書父母恐其成病禁之常密蔽火父母寢後燃燈讀書楚孫敬常閉戶讀書睡則以繩繫頭髮懸之樑上佳哉先儒之篤志也汝曹要須體認可乎大抵為學之初當以孝悌忠信為本以禮義廉恥為則此乃學者之大本領也苟或少時先以干祿榮身為心則平生所讀之書皆書自書我自我也非徒見賤於識者未有不敗於其身者也今者目覩為人父兄者貪羨青雲之飛騰教子千字之初先勸干祿大失吾道故如是特書以戒宜乎書

紳而省之往日寄書戒爾者非一非再前後戒爾之言忘失而不記耶有記念耶家業復興專望汝曹區區吐抱勿以老言為妄而忽之也大父養素堂

又

古語云希顏之人亦顏之人希驥之馬亦驥之乘由是觀之王右軍之妙筆趙子昂之額法萬古獨步人雖難及然苟有希於王趙則是亦王趙之一徒也爾輩勿以高遠難學而著實立志逐日勤勤把筆毋過書習二字數至三四十度而止翌日又將他字亦如是習之則一月所寫學字六十字一年所寫學字多

石渠寶笈續編卷之八
書二
至於七百二十字其於所得益者幾何苟能如是而
不輟則知字多而寫字必熟矣與其優游不學孰若
此法之為好也但寒生窮家備紙甚難秋夏則書櫟
葉冬春則書磁牒方好大抵事實立志苟篤則何
事不成古人亦有書灰而習字亦有書沙而習字汝
等念茲在茲宜體老祖之意

又

爾父來而爾無書甚恠問故乃父曰具書忘送笑笑
古有竟遠空函者今有皮封亦不來母乃甚於空函
者耶我有一段戒爾者要須體認志之凡新學後生

不患才不建於人當患德不建於人大器晚成爾不
見於曾子耶大鍾希聲爾不聞於婁師德耶古今天
下未有志高力行而不成其業者猛省故事人一已
百人十已千惜分陰至可至可

寄長孫

余今將遠適以小學新件贈汝汝知乎修身大法盡
在此書富貴揚名亦在此書汝欲修身舍此而何求
汝欲富貴忽此而何得念茲在茲熟讀力行則方見
其用力之效勿以翁言為髦十分勉之勉之

又

見汝書見汝詩深喜深喜簡書筆畫亦有進趣尤喜
尤喜但兩詩中第二詩之第三句有病汝能知此病
則庶可望進步矣吾為汝言之夫人之讀書修行者
為貴為富不讀書不修行者為貧為賤富貴寧有種
貧賤寧有常乎只在少時為文勤不勤如何爾汝不
見曰夫作農乎耕種耘獲各有其時能耕能耘者及
秋禾穀茂而成熟失時不耕不耘者禾穀荒而不熟
理固然矣學業類此作農故古之有志者惜寸陰孜
孜不輟者良以此也汝須念茲在茲勿怠勿忽成事
在天修事在人修已待天不亦可乎汝勿以此言為

妄以作一張休紙可也

寄次孫

夫初學之大可先務者克去物欲也物欲之中最可
急去者食色之欲也此欲人能克去則衆欲去之易
矣苟不能克去則讀書何用天下之百惡皆由此而
生須是立志高遠御氣如馬視王如土期將以聖賢
為則平居收心省察之際常念顏子孟子存心向慕
則聖賢之學何難雖然如非持敬非徒存心養性為
難日用事事物物應接之際舉皆無形為識者所笑
可不懼哉嗟嗟小子念茲在茲著實猛省堅定立志

石湖先生文集 卷之三
勿為物欲之所累至可至可

雜著

自愚解

有翁於此家寒壁立瓶無一粒之粟囊之一錢之資
炊烟屢斷雜兒啼飢其於蕭然涼薄當如何雖然惟
翁也無思無慮偃卧北窓或鼓琴而長嘯或披書而
自得心游太古之上氣充宇宙之間不以衣食介慮
於方寸不以功名絆影於朱門謝絕交遊掩扉龜縮
用則行舍則止括囊惟從如啞如癡故人皆曰是翁
也愚翁自以為非愚也曰愚者是歟曰非愚者是歟

愚與不愚之間自樂者存焉曰非曰是於翁何有噫

遮道解

昨者詰朝解去符信鞍馬將乘意氣快樂如鳥脫籠
如荆去背不覺沉疴之自瘳千慮外一郡戴白遮
擁馬首執勒呼說若將挽留一則可笑一則可恠遮
道顧留非吾之所敢當也吾意我之備數此郡今幾
四載遠近會同惜別挽行古今常情必不久還散矣
求民聚此暮而不去夜而回宿迄不散去賤夫露宿
猶且不安况年尊鄉老亦且來會云吾人投綬反有
害於郡中父老矣小民之遮馬首不足說有識士夫

石漢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請事鄉老亦不知吾意之所在而徒陳我行之不可
毋乃執見之偏耶吾有切悶者四焉為嘗陳之白首
衰境喪患重疊精神昏耗筋骸萎齠先志後失當此
量田重事決難親執此一切悶也膝下一女常患疾
病危重絕命非朝夕尋醫問藥宜我嘗為若無往
京難活此息此二切悶也郡之一境土薄民貧鶉居
鵲食者十常八九而百役稠疊前役未行後役踵至
交亂紛擾有同風庭落葉隨掃隨生眾民嗷嗷目覩
愁狀難加嚴督此三切悶也屬縣延豐遠在二息大
小使命織路無歇每次過賓例必生事又兩處烟臺

烽軍盡亡民結出夫排日舉火怠慢村氓不知是重
或舉或廢早晚緩急必得重罪此四切悶也其他種
種零瑣悶事何煩一一陳之人之切悶者一有之猶
且難保况至於三至於四乎今吾事情如此不得不
往來會貴賤之人若知此意想宜退去

祭文

祭習靜先生文

維年月日門人前參奉李某謹以菲薄之奠敢昭告
于習靜先生之靈嗚呼袁武先生不淑弟子安適天
胡為乎不吊斯文地胡為乎不恤吾道而奪吾先生

遷至此極邪吾道從此而不明矣斯文從此而不興矣儒林從此而空虛矣學者從此而孤陋矣矧小子則與先生幸且家同一郡隔許牛鳴弱冠初年樞衣造門賴有提耳面命者于茲積年薰炙小成庶免盜衣小子之於先生也其恩義淺深為如何哉往在仲秋投進軒屏侍坐終日其所言無非本源上說話而家後有言曰唯子勉之聞命心飽退家思索更擬就正矣一夕傳聞先生病革達夜不寐戴星馳歸則哭拜已自內而出平昔微恙猶或知之今何意不知啓手足之時乎平生此恨曷有其極嗚呼先生抱道林

泉不求聞達晚節末路雖應筮仕蕭然一室歛衽端坐潛心性理之學而涵養充積理明義精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則其於措諸事業宜無所不能而處世若愚守口若訥應接事物之際本無圭角溫然如春和之氣澹然如秋水之清此非養深德成而然歟以之居官則以忠信為主以之居家則以孝友為本以之居鄉則以仁恕為務於賓客雖家貧必款其待於親戚雖踈遠必盡其愛於閭里雖微賤必致其恭其為自奉則惡衣惡食處之裕如若夫學者之求問也不以言

語文字爭之而必沉潛默識發其旨趣而纖悉無遺
故講問之間意味自有淡冷令人自悅此非有得於
心而然歟本原既立顯隱昭融蘊而藏舒而行無非
義理之自然而威儀容止之際少無墮墮之氣造次
顛沛之間不見急遽之色世或紛紛而方寸自如特
立不倚人或惡之而一味安靜反躬察義平生識見
之高踐履之實處事之精人莫能及也宜當大施於
世而必得其壽也而位止於馮唐之郎署齡止於素
王之下壽德何高而位不高壽不長耶然此亦天也
於先生何有哉小子不幸昔年失草堂先生獨依於

吾先生而先生今又棄世吾何依歸輟哭長思五內
自崩哭之而哭不能自止也哀之而哀不能自足也
此哀此哭何時有歇三月奄至形歸窀穸思舊時之
儀形痛幽明之永隔敬薦薄奠伏哭柩前庶有尊靈
昭鑑誠意嗚呼哀哉尚饗

祭開城留守洪君瑞文

名履祥号慕堂

嗚呼人之生也天也死亦天也生由天而生死由天
而死則一生一死無非常理老君之不哭莊氏之為
歌蓋有以也雖然我之為生而哭者位未滿而德未
施也為亡而哭者棄儕輩而厭世速也休休之雅量

石漢分生文集卷之四
孰能可及孜孜之為善人莫與侔春風其德明月其
心韞玉雅識自知其輝晦迹何愆保身是哲山門一
掩復覩何日千秋萬齡只鎖寒烟嗚呼痛哉昔日西
來一拜松都今既陳迹悲歎可言函丈親朋屈指無
幾茲當永訣舉酒來哭情不自定淚不自禁脩奠雖
薄忱誠自豐神若有知庶乎求格尚饗

祭亡女朴昱妻文

嗚呼痛哉人孰無夭折可憐也惟爾獨人孰無喪女
可哀也惟余毒人生雖曰草露如爾而夭闕者幾何
夫闕者雖有之如爾而無後者有誰生纒五歲失乳

悲孺依我生長早成禮夫婦好合如琴瑟未閱
四秋遽爾就木神理難謀何奪斯速得病之書自彼
而來症若胎候一喜一憂廣問于醫咸曰是胎對症
用藥日望差報問病再三凶音猝至肝肺刺痛如刀
割去白首命險誰如我也之子于歸海曲隔遠自西
還洛只有一見安知屬續遽在今年病不能往救藥
餌死不能臨視飯舍父子慈痛愈久愈深天長地久
此恨可歇子子香魂何處飄落嗚呼痛哉汝嘗哭而
我哭哭何逆也汝嘗奠而我奠奠何反也哭而奠之
酸淚如泉旅櫬返龍路由洛北聊將菲薄揮淚永訣

魂如有知庶乎來格嗚呼痛哉

石灘先生文集序

石灘先生文集下

劉鏗

大學

大學章句序

大與太同音朱子改音大謂對小李而

不言敬也○序與叙同音義爾雅釋詁云叙緒也然則

舉其綱要若蘭之心不性故朱子作六節者可得要領

○大抵大學言心不言性故朱子作六節者可得要領

蓋自天降生民以下即第一節言得於天之性理人

有以知之於智猶愛之於仁也智之知是體第二節

然其氣質之稟皆異天即第二節言得於天之氣人

然後理有所治是以讀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此序先

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此序先

言理後言氣○聰明之聰聽之聰明視之明○禮智之禮智
之智質之補第一節禮智之智性之聰明視之明○禮智之禮智
至復其性四箇性字須融貫者透仁義禮智之性說能
天賦於人說不能知性之所有而全之就衆人說能
盡其性就生知安行之聖說教之而復其性就中下
之人觀感興起學知勉行上說●繼天立極之極本
義是屋極借以為
至高至中之喻

三代之隆

以下即第三節言大學之教大明於世
以及二字包庠序而言也○虞養國老於西序殷養國
老於下庠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序殷養國
於虞庠○窮理包老致知格物正心包誠意○次第言
大小入學之年○節目言小學之節文大學之性分八條
見處地位君臣父子從天理大原頭分乘底職分是

及周之衰論以下即第四節言大學之言○支流明於世
雲許氏曰性分是從天理大原頭分乘底職分是
目○日用謂飲食起居彝倫謂父子之等○性分八條
老於下庠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序殷養國
於虞庠○窮理包老致知格物正心包誠意○次第言
大小入學之年○節目言小學之節文大學之性分八條
見處地位君臣父子從天理大原頭分乘底職分是

○陽許氏曰支木之末流水之末餘食之末裔衣之末
長子傳家故曰得其宗○曾氏之氏或稱氏或
稱子何也稱氏則所包廣稱子則指其一人也

自是以來

以下即第五節言大學之教大
不明於世○小人謂庶民也

天運循環

以下即第六節言入存政舉大學之教復
明於世謂程子應運而生上接孟子表而
出之章而熯之○歸趣言指歸內趣趣言其始歸言
其終一說曰趣旨意也○問亦之間中間之問此句
言補程子而全

孔會之書也

全

校中庸成德之書教者事故先存養後省察大
學入德之書學者事故未可遽言存養必當於
動處做工夫○朱子曰一生只看得大學啟蒙
兩件文字透者得先賢所未到處●退溪曰大
學修身之本入德之門故曰學者事也然非修身入德
之書傳心之法故曰教者事也然非修身入德
之學無以施明德之學此庸學之相為表裏也
無以究修身入德之學此庸學之相為表裏也

○按心性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
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
之名○按情者性之所發感物初發底志者心之
所緣情定趨內底意者

大學大全

在大明新敬一字工夫
子程子註○必由是言不由是而學則記論詞章

百之習虛無密滅之教與夫權謀術數
大學之道止於至善

大學之道

道入之由義理而行亦謂之道聖人贊易多言天之
道餘經中所言皆是言大人行道也此大學之道
又非二者之謂却是言大人行道也此大學之道

又非

明字開斧磨瑩之功存於心者德也行道而有得
德亦有二意得天理而存於心者德也行道而有得

明字

德亦明字開斧磨瑩之功存於心者德也行道而有得

德亦

德亦明字開斧磨瑩之功存於心者德也行道而有得

於心者亦德也此明明德字就得處言則是上意及
加明之功而有得於己然後有下一意○體在明
德用在新民體用之準在至善用力之方在知行明
○凡言性單說理德

○凡言性單說理德

章句

則不藏是危底欲之私是細底欲智鑿之類前云人欲

知止而后止能得此四節推言則不知道之實功矣

子以不惑解不動心○熊氏曰能靜能安是不動心朱

時事靜是存養之密能安是安其所以止有定說理能靜

之精能得身能慮又善心能得又善理○吳季子

定靜安屬知慮得五者至善之節次也○白雲許氏曰

一際慮在事至之時得在應事之後蓋至善之地非

石漢先生文集

時則是其所止處

物有本末

近道矣

故曰物事者指作為言知止其用力能得其成而功

復始有無窮之理

故易曰大明終始

古之欲明明德

在格物

推工夫六箇先字是工

古也八條分三節者肅然整然之謂父父子兄弟

第無一不齊之謂也修者治其症隙而去之也

至其極也以八條目言之物則心之格物者心窮之而

則正而後修而後齊而後治而後平而後至

誠入深自小便成是以本原為先則有務內之切以

誠其意者先正其心也而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何也蓋心無形影未易捉摸人人所以治其心者亦
惟於其發動處著工夫耳譬之水本清而波蕩之波
平則水靜矣○按誠者意有善惡之異故誠實其意
正者心有偏正之異故正其偏處修者身有本形修
去五者之偏故言修齊者有整然肅然無一不正之
謂治者家親而國疎故曰治平者國小而天下大故
曰平又按格致之要明道術下人材審治體察民情
誠正之要崇敬畏戒逸欲修身之要謹言行正誠儀
齊家之要重配匹嚴內外治
國之要定國本教親屬也

章句

明字首明字在天下者此謂明德上明字又與篇

上明字意篇首明字分言自新民以篇首明明德為

此段明所謂德在天下為用尊指新民之明其德而

或問立言之義自明新民皆以明其德之義不

只是活字只當輕看不必以在已使人為拘蘇秦

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蕭道成曰使我治天下十

年此使字亦何嘗以
在已使人為拘武

物格而后止天下平

順推工效七箇后字是工效

之體立家齊至天下。民新而明德之用行。黃洵說
曰知至就心上說不曰物格而後知致而物格而後
知至云者知自至物格之外更無致知工夫。格而後
治其政際而去之。雖做功於內而不致力於外。則威
儀之問未必無過舉。故既正不可不致力於外。則威
不修身自此以下舉。此而措之矣。天下有
自天子止修身為本。此一段進推工夫
其本亂止未之有也。順推功中括出與家反結
結功效故兼言家也。○以本末二字發明修身以
上之事故又以厚薄二字發明齊家以下之事。以
右經一章章句。非聖人不能及也。○舊本謂鄭玄
本也。玄漢宣帝時人也。○程子所定謂兩程編次
詳見二程全書。○更考之更互也。別為之別分也。

其本亂止未之有也

順推功中括出與家反結

自天子止修身為本

此一段進推工夫

其本亂止未之有也

順推功中括出與家反結

右經一章章句

非聖人不能及也。○舊本謂鄭玄

本也。玄漢宣帝時人也。○程子所定謂兩程編次
詳見二程全書。○更考之更互也。別為之別分也。

凡傳文章句

今不盡釋蓋六箇欲字四箇在

康誥曰克明德

即自明之始事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夫明諟若訓此方即自明之工

諟之在者愈專若訓審則所以加省審之功者愈密
故諟之為是與審之二義所以兼存也。工夫在願
明德之本原

帝典曰克明峻德

巍乎惟天之效即自明之終事

乎民無能名焉此非大學之極功歟
此史官贊堯之明德止於至善也

皆自明也。起下文盤銘自新之意

湯之盤銘

又日新之端

康誥曰作新民

示新民之方。鼓亨作

示新民之方。鼓亨作

示新民之方。鼓亨作

示新民之方。鼓亨作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其命維新以天下之命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君子成德者也至善而曰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指明德新民之標的也如北極之極皇極之極屋極之極有形象標的期望之謂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以民之各有所止也邦畿明

詩云緝蠻黃鳥止不如鳥止此兩節以有

詩云穆穆文王止於信止於信仁如文王之朝民如

獨無凍餒之老罪人不孝之類止於敬崇侯諸文王欲叛紂怒囚之姜里文王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不可叛乎及釋之乃平叛國以事紂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止於孝禮記言文王為世子事王季之節及事死如事生思死如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之類止於慈君子慈其子莫大於教之使成聖賢之德文王之子武王周公為聖人畢公召公亦文王之子

則止於慈可見止於信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平虞芮之田而歸者四十餘國又如汝墳詩鮒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安孔通則止於信可見矣此段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以其得其所止之事而不慈子先言子後言父者父雖

詩云瞻彼淇澳止不能忘也言明德止於至善乃至

之端工夫夫在知行切磋格致工夫屬知琢磨誠正之工夫屬行○在上文言止至善之理備矣然所以求之方得之存乎中則未之及故又引此發明之○恂懷嚴敬之存乎中則未之及故又引此發明之○恂修身之功效乎此所謂粹而盡之端○盛德之至善似乎不可誼齊治平之所發新民之端○盛德之至善似乎云○然道學自惟以至至善故又言至善是踐履之後或問所謂盛德以身之至善而公行年九十餘日救其身箴儆也○過失○德之基是也○抑詩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是也○抑詩敬慎威儀維民

沒也稱睿聖

詩云於戲止沒世不忘也言新民止於至善

子曰聽訟止此謂知本無情者以下非釋孔子之詞

蓋民懷畏服不敢誣上而行私自無訟之可聽者可見德之已明而致新民之效也豈非明德為本聽訟為末

為未聽訟乃未之最末與○使無訟為本聽訟為末無訟亦有本末使字上合明○德明德為本無訟為末

必如其不論終始何也且此章之釋經取其本畧其末未

拘天地間之物不能各充其欲則勢不能無爭相忍

必待明德之入然後下焉故訟者求下其曲直

此謂知本則復出而他無所餘

此謂知之至也其為結語而有闕文也

問嘗竊取此章當作三節看此以下即第一節是

知未至也○理有未窮即物未格知有不盡即知未至也

是以大學始教以下即第二節是就逐物上格物

至於用力之久以下即第三節是承上節說眾物

知之至也○東嘉史氏曰或問先生所稱致知章

何不放其文作朱子曰亦嘗歎而為之竟不能成

此特意效傳行文特以答學者之問耳蓋效不能成之理

必援引經傳文義簡古學者未必自能曉其文俾則

所謂誠其意者止必慎其獨也上下不連致知分行為

夫○母字有二義父母之母字女字內有二點象女

自修之首○誠意之方謹獨工夫○母自欺誠意工

夫○母字有二義父母之母字女字內有二點象女

夫○母字有二義父母之母字女字內有二點象女

夫○母字有二義父母之母字女字內有二點象女

夫○母字有二義父母之母字女字內有二點象女

夫○母字有二義父母之母字女字內有二點象女

夫○母字有二義父母之母字女字內有二點象女

之象有奸當禁止故以母字女字內畫出外有女淫奸
好者事如字誠意之實獨謂一念將動處中庸
惡而後言好善者其夫惡
不決則其為善必不勇也

音苟

姑徒苟且言知事之無理無義曰循

小人間居

止必慎其獨也

戒言小人也○人自欺之狀○所以為

音掩捨與著皆欺人之狀○肝○人○黃○洵○饒○曰○前○慎○獨○欲
其自憚後慎獨絕其自欺○陳○定○宇○之○說○有○曰○獨○處
是身所獨居與已所獨知之獨不同○今人多眩於此
說不察本意而強為此說不知定宇兩說初非下別
上下辨字之意義只下間居之義與辨知之辨有別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止其嚴乎○此獨稱曾子者曾子特
人特稱表之○十日之視○十者數之終也○此言善惡之不可
知子知之義言十者數之終也○此言善惡之不可

意所以明上文之

富潤屋止必誠其意

對德言誠意之驗以結之○以富

所謂修身止不得其正

此言有心者之病○在正與

正正之也其正之正燕體用而言也○念恐好憂四
者就七情而得其三唯無所憂慮者然亦非在七情
之外

章句

一有一身四者之一○不能察之○察向內

萌動處言又欲動見

心不在焉止不知其味

此言無心者之病○正心章

正心之要法警策後學之意至矣此存養工夫也○心不正以義理言心不在以知覺言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此總結

所謂齊其家此言心不正之病

故諺有之止其苗之碩此言家不齊之病苗之碩

其苗之不長此言苗之不長

此謂身不修此獨反結者齊其家修身是明明德

修身不日齊其家在修其

所謂治國止所以使眾也不日治國在齊其家而

承經文結語而分厚薄也經曰所厚者薄而所薄者

一家仁止一人定國即文如保赤子推也此言化也

駁仁即上文孝也讓即上文弟也家齊而國治

堯舜帥天下止未之有也此化也諸已以下推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再結而言也正是四旺就

指三引詩而言或曰并結上文

所謂平天下七絜矩之道也此化也絜矩推而言

復言孝悌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也斯耳

章句各得物平施也

所惡於上止絜矩之道此言絜矩之體而天下之大

不過在我者不施其絜夫已不施其所惡是絜者約也

不自各得其絜夫已不施其所惡是絜者約也

不自各得其絜夫已不施其所惡是絜者約也

不自各得其絜夫已不施其所惡是絜者約也

不自各得其絜夫已不施其所惡是絜者約也

不自各得其絜夫已不施其所惡是絜者約也

則各得其所欲

詩云樂只君子

止民之父母

此段言不可不絜矩之意○好惡言能絜矩之

齊家章言好惡是推之以及天下之人者也

詩云節彼南山

止為天下儆矣

此段言好惡不能絜矩之意

詩云殷之未喪師

止失衆則失國

此段言人心天命之存亡得失○天

既喪師不能絜矩也

是故君子止此有用

先慎乎德之先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於慎之中所當先慎者

在老德也○好惡之大者莫急於用故次言則用○首章明明德以自修言卒章慎德以治天下言○

宋孝宗名慎故朱子詩慎為謹然謹不如慎字之義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此段特以是非言耳○此段未以利害言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此段言不能絜矩者之失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此段兼言絜矩者之得失

是故言悖而出者

止亦悖而出

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如禁自言如日在

天而其民曰時日曷喪是也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如秦人頭會箕斂而府庫卒為漢有是也

康誥曰止失之矣

此段言人心天命再言得失○蒸財用好惡言絜矩用人之張本

楚書曰止惟善以為寶

此段言內

舅犯曰止仁親以為寶

此段亦言

秦誓曰止亦曰殆哉

此段分言

惟仁人止能惡人

此段言用

見賢而不能舉止不能遠過也

此段言用人不能絜矩

好人之所惡止蓄必建夫身此段言用人

是故君子止驕泰以失之此段三言得失以明人心

第二得失以事言第三得失就心上言上之

生財有大道止財恒足矣此段就財用為人言黎矩

以生財為言何也財用國之常經不可一日無也苟

徒禁其聚斂之政而不示以生財之端則異時旺用

不足終不免於橫仁者以財發身止以身發財此段自君身而言

未有上好仁止非其財者也此段亦自君身而言

孟獻子曰止以義為利也此段自君之用人者言也

魯莊王仲孫氏叔孫氏季孫氏在王為正而仲孫

為宗長故曰孟也伐水斬冰也然冰有旺之事若鄉

大夫則受冰之家非斬水也豈得大夫

長國家而止以義為利也此段自君長即用人言即退

務財用即乘引羊孔僅之徒是也蓄如日食星變

水旱蝗疫之類害如民心悉叛寇賊奸究兵戈交亂

是也○就利害上明能章句然則作彼為不善之小人似為明白矣

家禮

小斂圖此圖小斂居前襲舍居

大斂圖此圖大斂本無折末而

翼圖翼扇當兩角高而此圖三角

柳車柳車之柳即斂字喪車也

本宗五服之圖

程朱禮視儀禮只加兄第妻小功未見婦恐此條至大明
以後加之故也○曾玄孫婦行再見婦恐此條至大明
未知擾何而言恐誤也姑及從姊妹服皆做此可無是
三父八母服制之圖 古謂之義服之謂恐為字之誤
子而服者古之師大夫妾御頗多凡婢皆妾之類也
不可泛指父妾而皆服總故以有子服總為文其實
當觀情義輕重而處之

妻為夫黨服圖

外族母黨妻黨服圖

此曰杖其婦皆不杖其而
說王父之姊妹亦稱王姑
神主式按宋朝諱玄九經典中玄字
改宋朝諱元故家體稱元孫

大宗小宗圖

禮經別子法乃三代封建諸侯之制於
今人家不相合故儀節改置以初有封
爵者為始祖準古之別子適也

序註

李氏方此書曰乾道五年九月朱先生丁母祝令
人憂成此書曰慶元六年甲子先生疾極諸生
問恐不諱當用書儀乎先生檢首用儀禮乎
亦儲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乎乃領之

祠堂

藍田呂氏曰凡主祭者出仕即告于廟以
積載位版而行於官所權立祭堂以祭之
朱子註廟尊嚴之名又顯也鬻鬻先人之容顏
寢室有東西兩廂廟前制廟後制寢西廂曰寢通與說者
以爲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西廂曰寢通與說者
有朝後有寢廟以薦新物素始出寢起於墓側漢
杖像生時具以薦新物素始出寢起於墓側漢
仍而不改故陵上稱寢殿○位牌之牌音排榜
看○龕堂之堂當作室字○位牌之牌音排榜
也位牌即紙榜也○劉氏註不可用影程子
曰須無一毫差方可若加一莖髮便是別人

君子將營宮室

也祭義右社稷左宗廟註王氏曰右陰

此所鄉故左宗廟

也地道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

註作階之為階也○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高

似為階矣然高祖有服禮記又有干櫨及高祖之

文故程子以為不可不祭朱子曰著為家禮好禮

之士依此行之豈為階乎○兩階問

香卓蓋出入告辨不開中門焚香者

程子註宗族譜系同註曰宗同支曰族譜錄也

系繼也謂族譜系也○昭穆昭明也穆義也

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

名初不為父子之稱也次序一定百世不易

昭穆在右武王在左不嫌於倒置而諸廟別有

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為尊卑也○

顧成廟漢文帝自為制度彼卑若願望而成

○黃氏註放宗法之放與倣同○不得祀者指

其高祖之小宗而言然

其上也或有闕文也

旁親止班祔類也近也○班行也即以孫祔祖之

死而祖在則祔高祖龕妻

故也魏氏曾祖兄弟不祭者即無昭穆可祔之處

無昭穆可祔故不祭也○大

時節即四仲月時祭之類

正至朔望則參朝望月與日相對也如臣

註名夫斗尺○準禮之準擬也○襪衫唐志云馬

周以三代布深衣因于其王着襪名曰襪衫以

為上士正服即今學士所衣之服是也○旱衫之

旱衫同賈錄云古者朝燕之服有涼衫華高與項

羽戰汗透中衣遂有汗衫之名○涼衫華談云京

師士人朝服乘馬以懸衣蒙之謂之涼衫亦古遺

法○大商周之代內宮世婦服也至唐開元中

婦見舅姑以此為禮服○長裙事物記原云隋楊

帝作長裙十二破名仙裙今大衣裙中有之不謂之

幅而謂之破者意其分一破聯以為兩也立氏曰長裙
用大幅為之共裁十二破聯以為兩也立氏曰長裙
邊幅俱縫向內不經邊準男子裘裳之制冠于
實錄云白黃帝制為冠冕而婦人首飾無文至成
周始有副笄芙蓉冠子自漢始也背子即半臂
也實錄云隋官多服半臂即長袖也江淮間或曰
綽子庶人競服之微髻人氏始為髻至周五
后缺服為副終三輔謂之微髻即今之特髻也
劉氏註唱器一人呼唱於上眾人應拜於下也華
百箇唱謂一人呼唱於上眾人應拜於下也華
使許周曰若字出漢書
兩手垂下作揖之拜也

俗節註重午端午日風土記註端始也又五月五日
為上元

七月十五日為中元十月十五日為下元重陽
翰墨云九為陽數日與月并應故曰重陽角黍

五日祭汨羅即水團之類

有事則告註虞禮注云取昧冒之辭亢言敢者皆是

以卑觸尊不自明言之義朔籛也月至初吉始
蘇昭小明也鄭玄曰有事於高祖即不諱曾
祖以下尊無二故也禮曰臨廟不諱臨文不諱是
以祝名君不諱告追贈制書儀節丘氏曰先命
以善書者以黃紙錄制書一通

朱子注焚香即祝東面立宣制辭畢興
奉所錄制書黃紙即香案前并祝文焚之

深衣制度馬氏曰深衣者古之聖賢法服也朝
之庶人服之無貴賤無等級人皆服之及至未俗人
不好着故司馬溫公必居獨樂園而後服之呂策公
朱文公皆以休致而後服之俗蓋當時之人例以物外
之日亦不敢以取駭笑於俗蓋當時之人例以物外
之野服視之可勝數哉即康節云某今人當服今時
言然康節此言其時非之朝服祭服喪服皆衣與
裳殊惟深衣不殊其被於體也深衣故曰深衣儀
節云深衣制度乃温公據禮深
衣篇所新製非古相傳者也

度用指尺中月令註丈尺曰度○鍼經曰中指

方領劉氏註以多飾為孝陳氏曰具父母純以績備五色以為樂也是亦戲采斑斕之義

緇冠淘紙之糊粘也武高之武冠卷也曲禮註曰文者上之道武者下之道足在體下曰武卷在冠

武也武也

黑履註約屨飾拘著屨頭為行戎也純綠飾總紉條也綦履飾紉環絲條周禮屨人縫中紉總

按凡漆黑五八為緇七八為緇朱則四八玄則六八爾雅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此三者染赤法周禮鍾氏染鳥羽三八為纁五八為緇七八為緇八赤為朱以纁

紉入黑為紉以紉入黑為紉

凡為子為婦註優鋤之優音憂農家覆種之具○評語之評音碎誚也好陵辱弄罵人也

凡子事父母下劉氏註贖討之贖士革切探也幽深難見也易探贖索隱也

凡受女婿註擄也廣韻擄拘也

冠禮冠義曰冠禮起早晚書傳無正文世本云黃帝造旃冕是起于黃帝也黃帝以前以羽皮為冠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天子諸侯皆十二

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二十冠者以陰而成乎陽也女陰之類也而十五則陽之數也十五而笄者以陽而成乎陰陰陽之相成性命之相通也

主人告于祠堂註冠者之祖父謂祖與父也○庶介

戒賓戒儀禮註警也告也○註若某子之子當作之

字者○以病之病辱也○吾子之子男子美稱

十五

十五

十五

十五

十五

十五

十五

十五

十五

十五

十五

十五

宿賓宿釋詁宿即肅也進也補註或賓是親往宿賓是遣子弟俗言覆請也語類或肅隔宿成之也

陳設註帝幕之布方也遮日

啟明夙興註備之備也象以

主人以下序立註親戚父黨曰戚

賓至主人迎入註贊者主人之執事者○東序之序

爾雅云堂東西牆謂之序

賓揖將冠者註三加祝辭并用士冠禮祝文祝辭或

乃醮下儀禮本文作醮

賓字冠者儀禮云出就次者觀德明功一說云字以表

乃禮賓儀禮云出就次者觀德明功一說云字以表

笄朱子曰未許嫁而笄則不戒女

女子許嫁許嫁謂已受

昏禮期日名焉必謂之昏取陽往陰來之意

男子年十六方陰以少為美陽以壯為強故也

俟女氏許之然後納采皆女氏猶言女家也凡言納者

用大禮謂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也程

註不肖之肖象也無形象也○無類之類

納幣註全指環之類

親迎註也省徑也發語辭省除也徑路徑也

女氏使人張陳註慢帷帳也幕遮日也駟音沮

石難先生文集下

女家設次于外

主人告于祠堂

公子圍稱

壻出乘馬

壻入奠鴈

木為鴈

註凡費

死費即左

壻婦交拜

即晉至女家大

左傳鄭公

之廟今鄭忽

燭大記先配後祖

物不常有於四時而闕廣之地亦

死非嘉慶之禮

是尚書云五至三帛二生一死

此亦是士禮

又二拜夫

如陳逆婦先配而後

先告祖廟而行故楚

燭者未

借以代之亦無害刻

凡

鴈故云不用

主人

在右故

拜夫

就坐飲食

註即坐席

溫公註

同宰之宰

○共宰本

則尊卑

饋于舅姑

舅姑饗之

廟見

南于北

王制註方氏曰宰

皆曰宰

宰

則相親

之體

之姑

之

見

以能有所

宰

宰

宰

宰

宰

宰

宰

宰

拜禮畢新婦點

喪禮朝服注不忍言死而言喪者白鹿通曰哀其已不復見

也生者哀痛

初終言死則漸盡無餘之謂君子行盛德立有

始有終故曰終小人與羣物同腐故

疾病遷居正寢

疾病遷居正寢儀節云惟家主為然餘人即各遷於

所居室中正衡曰温公曰君子慎終不得不爾然必

病者心正而理明方能如是若子孫自遷能不傷其

心乎○春秋曰公薨于小寢注云

小寢夫人之寢也譏其近女室也

劉氏註屬續

復命之類若上公九命則依其命數九人之類也

註侍者一人通典復者三人注云四品以下則二

執要士喪禮招以左註云招魂所以示諸侯之屋

有榮榮屋翼也大夫以下但前簷後簷而已○中

雷士喪禮曰中雷古者室有復穴皆開其上以取

明雨則雷之後曰名室之中庭謂之中雷○此面

一呼於上冀魂自天而下一呼於下冀魂自地而

一呼於中冀魂自天地四方之間而來也○哭擗

擗擗躍為踊

立喪主註承重禮弓註承

温公註妻黨雖親不主本註云婦人於本親

乃易服不食註俗曾玄孫外孫皆去冠之語故國

散髮也正衡曰古禮并無所謂披髮之語而惟開

元禮有易以白衣被髮等語○披上問喪禮曰

石漢先生文集

親始死投上衽注上衽衣前襟也以其歸時履
為好故投之於帶也○徒跣大記註云徒跣者時
未言喪履而吉履又不可著也

治棺

註油杉譯語指南音○灰恭之灰骨反也○此
見之於黍是也○中國稱葛即我國所謂唐皮米也
此乃弁弁也○七星板穿七星何義退漢曰南斗

主幽恐用幽明之義恨衣及仰質也
胡氏註麻油即芝麻之油今之真油也○劉氏
注為禱之禱音辟檀弓君即位為禱註禱棺也
歲一恭之註恭之堅強臂臂然故名禱○壽器
棺也壽久也見漢書壽藏註○英觀之英光也
美也○皆用布裹大記大夫裹棺用玄綠士不
緇也○累棺謂以緇貼棺裏也玄緇貼四方綠
緇者悉用玄也

禮記曰曲禮在床曰尸陳也末殯發陳列在床故
禮記始死廢床而置尸於地
及復而不生則尸復登床

訃告

雜記云禮註赴走告也取意疾之義而今文作訃
雜記云禮註赴走告也取意疾之義而今文作訃

遷尸

禮記曰曲禮在床曰尸陳也末殯發陳列在床故
禮記始死廢床而置尸於地
及復而不生則尸復登床

註南首不以北首而南首不忍以鬼神待其親也
用舊絮謂之棺襖有綿者○裹肚

劉氏註握手用玄纁長尺二寸廣五寸○
令叫裏親膚斗寸據從手內置之○
吐云手內寸中掩之○
斗云一吐云五寸○
子夏記也○統擊之擊音堅固也

飯舍

禮運曰飯腥穀梁曰具王曰舍舍與瑤同去葬
註抗衾之
抗舉也

乃設奠

檀弓曾子曰始食之奠其餘閣也註閣架橙
之屬蓋以生時皮置閣上所餘脯監為奠也

方氏曰人之始死以禮則未暇從其新以情則未盡易舊故以近置餘脯仍用之

主人以下為位次也

註八尺夫男子之稱古語云凡男長者

乃飯舍註抄米實口抄平詳取也士喪禮主人左

實米惟取盈滿而已

溫公註束以絞紼之紼大記註一說在絞下用

大記註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數也天地之初

故取終御杖侵寒氣此袂衣又音劫深衣曲袷

置靈座註雖非重之重千拜主道也故曰主道所謂重者

有尸而亦兩常捲至中間相轉又有結帛式俗所制用

同心結也輜軒婦人車小車也

朱子註三禮圖唐藝文志有夏后氏

立銘旌旌識之儀節粉筆大書開元禮無粉書之語

但紅質白字有哀慕之情耳檀弓曰莫以素器以

銘旌用絳色者何也正衡曰容書之故也

不作佛事註是憂苦之狀

執友親厚之人至是入哭者素淡色衣可也按高氏

曰古人謂吊喪不及尸非禮今有侍成服而吊則非

出見本註有吊者主人出見賓矣然考書儀及厚終禮又

其議俾喪者於尊者出見於卑者代行可也

小斂袒括髮免髻奠代哭問喪曰志德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

也註云可以安靜其心使不煩鬱降下其氣使不憊盛也○小斂後主人袒括髮著布中環經要帶散垂

衆主人免環經要帶散垂此斬衰也大功以上免要帶散垂小功以下要帶散垂○免與統同杜預註免

者始發喪之服也喪服集解呂氏曰免以布為卷憤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髻以其髻音相亂故改音問

○髻婦人喪冠○代哭不以死傷生之意也

具括髮麻註髻束也○掾頭今之綱中

遂小斂註復解也

主人主婦憑尸註凡子於父母憑之身俯而憑之夫於妻執之執持其衣婦於舅姑奉

之奉持其衣舅姑於婦撫之撫按也皆於心背之處傳曰妻於夫拘之註微牽其衣吳氏曰總言之皆謂之憑尸○嫂不拊叔叔不拊嫂注遠嫌

於賤也○嫂不拊叔叔不拊嫂注遠嫌

袒括髮故也○雜記大功以上散垂註大功以上將舉尸

重初死麻帶散垂至成服乃絞小功以下初死即絞丘氏曰按此則小斂之後俟堂之前凡有服者不

庭具要帶又當具絞帶也但服斬者用環經齊衰以下首不用經皆免耳

乃奠奠奠席○襲奠于尸側

乃大斂註加蓋下鉤集說云下鉤下有承以兩瓦四

之累記作罍壘未燔罍累與累卵之累同罍音至州可引

設靈座于柩東膚故在棺欲其久也

乃設奠士喪禮註大斂奠而有席補神之也

各歸喪次註喪苦者哀親之在草枕塊者哀親之在喪服疏寢不脫經帶既虞剪屏柱揖按既夕文與此同鄭云哀戚不在於安經帶在表裳之上而云

不脫則衰衰之不脫可知此據未葬前故
文在虞上既虞後衰有席衰經脫可知矣

成服朝哭相吊如儀朝哭即所謂朝夕哭之朝哭也
相父及諸父前跪哭盡哀也儀即相吊哭之儀也

楊氏註生與來日死與往
日之與禮記數同計也

其服之制一曰斬衰三年衰服名表之言摧也言中
生三歲免於父母之懷也制服總敘疏黃帝之時朴

畧尚質行心喪之禮終身不變唐虞之日淳朴漸
雖行心喪更以三年為限三王以降流偽漸起故制

喪服以表哀情漢文帝遺制草三年之喪大紅十
十五日小紅

註裳前三幅後四幅前為陽以象寄後為陰以象
言偶也各挽之挽音衫刺也相沓之沓重也合

也冒也首經之經實也明孝子忠實之心檀弓
注首經象緇布冠之缺項朱子曰首經大一搯是

者指與茅二指為圍喪服極於九齊衰以下自取降
殺義無所法象也○腰經按士喪禮三日絞垂大

成服日絞垂不言成服時絞之以此觀之小斂日散
以上散垂乃絞明矣○有子麻俗名皆○首杖

垂成服日乃絞明矣○有子麻俗名皆○首杖
喪服小記註云首黧也○如斬斲狼若蒼首所以

練裳經杖俱備首色也儀禮竹性圓象天本在下
順其性也○蓋頭事物記原云蓋頭唐初宮人著

幕羅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故王公之家亦用
之永徽之後戴皂羅方五尺亦謂之幘頭即蓋頭

也立氏曰用稍細布為之凡三幅長與身齊不緇
○頭帶二儀實錄曰婦人氏為髻但以髮相纏而

無物繫縛女媧之女以羊毛為繩向後繫之後世
以絲紉為父有總傳曰總長六寸今中原婦女有服

者在室為父有總傳曰總長六寸今中原婦女有服
者用白布束髻上謂之孝圍

○妾為君之君謂夫君也
揚氏註中摺之摺音塔司叶又廣也親作博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適摺之摺廣也親作博
二十三

○有裕之裕音劫衣領有複○帶下尺喪服疏
 註謂帶衣之帶非大帶革帶者也帶下尺者據
 上下潤一尺而言至於橫而言之不著尺寸者
 人有肥脊取足為限也○管履之管野莞左傳
 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比茅而滑澤無毛根下
 五寸中有白粉俗謂菅引朱子一說云斬衰
 草鞋齊衰麻鞋○女子重言子者別於男子
 也○劉氏註有幅三袖之有本註作云袖謂辟
 兩側空中史也一幅九三處屈之辟兩邊相
 著自然中空○外削之削本注削猶殺也
二曰齊衰三年註 杖以桐為之集說無桐以柳代之
 承重之孫通典曰若母若祖母在則承重者之妻
 當服本服此家無二冢婦之故○古者婦喪舅姑
 以暮今以三年為義起也與夫同
 奉凡筵而已不可獨無服之故也
 楊氏註補服條黃勉齋所著○為祖母後者小
 記註于死則孫為後故以為後言○為所後者
 之妻若子也丘氏曰若子之若解與如字
 同謂如其人之親于也九引用補服倣此

杖期 葬象一歲○凡父在母喪十一月十日而練十
 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祝辭則曰奄及練祥禫
不杖期註 欲見猶世也○姊妹既嫁相為服開元禮
 大功章兩女各出不再降
 若兩男為人後亦如之

五月三月 喪服疏云以其義服日月
 又少故在不杖章之下

三曰大功九月 此大功者用功治絲者○九月象三時以
 歲數則不計閏
 以月數則計閏

四曰小功五月 五行象
 劉氏註祖父之母喪須是不赴舉魏氏曰禮大功
 齊業謂身之所習如學舞射之類不麻之
 恐其止哀也夫大功輕于喪期習業
 小於赴舉於彼不可於此又豈可哉

註曾玄孫之曾重也自曾祖至無窮皆稱曾孫玄遠也

五曰總麻三月禮記註云有事其麻無事其布曰總

功不神於內無明文當如何朱子曰禮既無文即當自如服輕故也

註相族曾祖之族屬也骨肉相連屬也以其親盡恐

人出外而生故得外名內兄弟亦對

姑之子舅子本內不出故得內名

楊氏註改葬語類問改葬鄭玄以為終總之

月數而服除王肅以為葬畢便除如何朱子曰

今不可考禮宜從厚當如鄭說王肅以為既虞

而除若是改葬神已在廟矣何得虞乎曰便是

如此而今都不可考

者索也須返哭於廟

殤服云五服之正無七月之服惟此大功中殤有之

禮記云九月七月以上之喪象三時是也○通典吳徐整

問謝慈曰八月以上為殤者服未滿八歲為無服假

令子元年正月生八歲正月死十二月死此為無服也或以

元年十二月生八歲正月死年雖八歲日月則適六

歲耳然則各死如此其七歲獨無服則父母之恩

若人有二子各死如此其七歲獨無服則父母之恩

有偏頰答曰制數自以生月計之不以歲也問無服

之殤以日易月哭於何處有位無答曰哭之無位禮

亦於園也其哭之就園也

九重喪未除而遭輕喪註墨縗集說或問墨縗今宜

小搜葛衫今人服生麻布衫

揚氏註心喪宋郭積幼孤母還更嫁王氏既而

母喪積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祈言積服喪為過

禮詔下有司議用馮元奏聽解官中心喪○降

而絕服謂降總一等則絕而不服猶假三日

朝奠禮記云朝奠日出夕奠逮日既夕

疏欲得父母之神隨陽而來故也

也集說罩用竹為格白生絹為之

石難先生文集下

夕奠主入就靈座之座當作林儀節侍者先入靈林

于林下晨收形

哭無時喪服既哭有三無時始死未殯以前作階之下朝

夕哭在廬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三無時也

有新物下素劉氏註哀素謂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

吊知生者吊知死者哭○擅弓曰死而不吊者三畏

廬植曰畏者兵刃所殺也王肅曰犯

賻既夕註賻之言捕也助也知死者贈知生者

奠用香茶燭酒果燭周禮司烜氏供祭明燭注明燭

東未明須燭照之○既夕踞極之前後皆有一說天明則

其極車為隔恐闇故各有燭以照之○一說天明則

滅燭○家禮他不言用燭之節而獨於吊客之來特

言也以鬼神幽闇故既殯之後更加設帳自外至

者卒然入來雖在朝畫苟不燃燭則恐迷饌物故特

設以俟耶抑或吊客來奠之燭而為其亡靈知之故

經之讀奠狀而告之耶殊不可曉今姑從禮

溫公註醞酒之醞說文連祭曰醞○留謂之謂

即名紙漢書註若今通名○豐腆之腆厚也

具刺通名善姓名白曰刺事始云古未有紙削竹

楊氏註凡筵凡所以依神也筵席也大歛

聞喪註禮記奔喪則在問故之下禮記恐是

道中哀至則哭註為驚眾也

皆如上儀此乃未得奔喪隨後而行則喪服在道

三月而葬禮輯曰葬者藏也斂藏于土反本之義也

集說曰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

石渠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之○王制曰大夫三月而葬謂大夫除死月為三月士數死月為三月是間逾一月故言逾月耳

註曰還本註謂斂畢即葬也○還葬之還音旋復之速

以手懸繩而下之設碑紼也○人豈有非之本

未葬不變服小記久而不葬惟主喪者謂之不除其餘

以麻終月數者除服則已註主喪者謂之子於父

母妻之於夫孫之於祖父母也其餘謂期以下

之親也○開元禮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若

遠井窆之窆音要蟠尾處也○

祠后土禮輯曰擇賓友主祀而孝子不與者以函服

韻者后君也位居中統領四行故稱君也

註此書闕焚香一節而儀節補之○

遂穿墻註攬柩之攬音窳擲也

作灰隔註梓棄也方言几揮

小註抱朴子葛洪所著

造明器生時所用物以殉謂之明者孝子不忍死親故象其

其真可

下帳集說曰下帳一稱服玩即不忍死其親之意○

則解見而以上服之上推之庶可知

大輦註音札本紮紼束也○紼音擊者○札縛之札

作主集說曰作主用栗木周人始用栗楮戰慄敬謹

月身博三分象月之日厚寸二分象日之辰也

朱子註不消之消語助即不須之意

遷柩其禮無所施也朱子曰古有啓殯之奠今不塗殯

奉柩朝于祖此禮蓋平生將出必辭尊者也禮記

請朝祖祝奉視帛代柩行之

遂遷于廳事廳事所以治事故曰廳亭禮記曰發

則往而止焉孝子哀親之將以故哭舞不絕同

注方相軒轅本記云帝周遊時元妃嫫祖死于道

之為物黃全四目交裳朱衣執戈揚盾大記注云熊

日晡時設祖奠柩行而飲酒曰祖又曰祖始也

遣奠禮記云遣者送也將即為宅奠以送也○集說

劉氏注功布即大功之布銀濯及治者也禮輯
加人功鐵治也○無用傳衣也
乃設遣奠註也與死者辭曰訣也

發引禮輯曰引柩車之索○士喪禮註引謂緇繩

○集覽問柩行尸所向曰按開元禮宿止條靈車

到惟門外迴柩南向柩車到入由帷停柩西廂南轅到

墓亦然入墓以北首在此觀之是時尸

親賓道旁駐柩而奠之事親賓止可助以奠物或助

其執奠近世道

親賓次註靈柩相直之

親賓拜辭四十者待士盈坎乃去

五華先生文集下 二十七

乃窆 曰冠帶不送 檀弓曰葬土首幽之故也 正衡

內外蓋 外蓋謂瀝青甬板也 內蓋謂灰甬板也

藏明器 註便房集說曰葬父穿壙之右葬母穿壙

題主 遠迎於虞祭則不須平土而題主也 禮經無文若日晚墓

人謝題主者亦答拜 題主者亦答拜

註考者成也 言其德行之成也 姑者媼也 言其媼助

也子不見父則泣 孤無父也 子瓜為孤瓜 葬

而題主 祝獨懷之 即長夜之謂也 凡祝皆焚之

墳高四尺立小石碑 墳者高起之謂也 四尺為禮制

者以孔子封防之墓 崇四尺故法之 防即孔子父墓

所在地名 石碑始於秦漢 銘誌起於南朝 然多誇

功歸美 貽諸後世 斷大木形如石碑 於檟前後樹之

也 穿中為鹿盧 下棺此即懸棺之碑 而遂為神道碑者

也 溫公註 徒與九人作鎮石術 家法云 凡人家中

有災則以石十九 斥埋於長上 則大吉 疑此類

也 退溪亦曰 如今動土防 災用墓石以禦鬼之類

反哭 居人所以反哭 規為重且急者 所以說反其平時所

註其反如親之在彼 卒窆而歸 註孝子往如慕反如

降不由 昨階也 按朱子曰 改葬須告廟而後告墓 方啓

墓以葬 葬畢奠而歸 又告廟而後畢事

不與宴樂 樂妻有服 不舉樂於其側 大功至則避琴

瑟小功至 則不絕樂

三雅 七生 集下

二十八

虞祭禮朝曰虞安也既葬其親迎其神氣而返祭于

也註云虞猶安也○檀弓云葬日虞不忍一日離

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辰正者謂朝

便作栗主以從簡也又按傳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

大夫五虞士三虞春秋之末大夫僭用七虞之後

世遂以人死之後七日必供佛飯僧言當見地府某

王野古人士虞之說乃如此也

具饌註具饌如朝奠之朝恐作朝字者○按朱子若

也三年之內便如事生如事存之際故去祭神以

見生時常侍之意行降神以見求神在恍惚之間

此甚精微曲盡處也瓊山辛甫添入恐有不知而作之也

初獻註祝柔毛曲禮註羊肥則毛細而柔弱故日柔

酒之黍稷曰粢在罍曰醴齊去齊酒以度量節作者謂

也○齊○禘○鬯○禮註豕肥則鬯強○清酌曲禮註酒

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也○尚庶幾饗也

闔門儀節云所館行禮則可

噫歆曾子問註以警動

告利成士虞禮註西

罷朝夕奠集說云罷朝夕奠先

王制禮緣情漸變也

卒哭賈氏曰卒哭者卒去廬中之哭惟有朝夕於階

下有時之哭也○儀節註云喪禮但至虞禮而

止卒哭附練禫之禮於經無明文今取

敬見於傳記者哀集禮成編以補喪禮之缺

初獻註卒哭日成事禮輯曰哀薦成事者蓋虞禮告

祭時說之重古禮也一說云玄酒不忌本

設酒饌註祭時說之重古禮也一說云玄酒不忌本

者思禮之所由起也

辭神註告利成虞喪祭故西向告

祔禮連曰祔猶屬也孫祭也一說新死者合於祖廟

論祔後不撤但後行祔祭几筵不撤朱子答陸子壽書

謂几筵不撤者尚有翔望祭故也若不復饋食於下

室則祔祭後似不復上食矣但今人皆終三年上食

禮宜從厚從俗而行之可也

具饌註二人親者婦祔於舅姑所生母也

初獻註夫胡氏註先生內子吳氏曰大夫之正妻未受

小祥陳練服為擅中衣承表而已作練冠去首經武纓

以漚麻為之頭巾亦常用練

三獻註古常事曾子問註薦其歲之常事也士虞禮註

氣變易孝子思之而祭是常事

止朝夕哭註猶哭盡哀雜記疏不以

大祥間服此服未出而謂人此非識禮者宋時或未大祥

斷杖棄之不知何據也曲禮云祭服弊則焚之衰

亦是祭服故焚之耶

禫小註起也言起上去之意也

禫記宗子為父母妻長子禫父在而嫡子為妻不杖不

杖則不禫父在為妻存則杖且禫此宗子亦當為妻禫者

恐擬宗子之尊厭其妻故明言母在亦當為妻禫者

溫公註素紕之紕音比平聲得歸謂之純禮記既祥縞冠素紕以素飾冠緣也

前一月下旬卜日若不得吉於初中旬而用於下旬則卜既得吉一句不書可也

居喪雜儀

致賻奠狀演義狀貌也以貌寫情於紙也○若干謂若一若干即從一從十凡物未定之辭

歆納朱歆指奠而言納指賻而言

謝狀具位如子弟發書則稱杖期孫孝子自發書則稱孤哀之類

慰人父母也疏再拜言問今人書簡未嘗拜而言拜子日瞻仰字去之無害但拜字承用已久若透去不

不免譏罵前輩只云某啓是開口之義法帖中有頓首韓文中再拜其來久矣○母云某封問妾母之稱朱子曰恐也只得稱母他無可稱在經只得云妾母不然無以別於他母也又問吊人妾母之死合稱云何曰恐也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之或曰五

峯稱妾母為小母南軒亦然據爾雅亦有小姑之文五峯想是本此歟○堯逝曲禮註堯之為言萱也幽晦之義○但丁割切悲也○襄奉左傳葬定公兩不克襄事註襄成也不能成葬事之禮也○悲係之係連係也○強加餐粥之餐

不備翰墨云上宰相息官及父母師長前用之不宣平交用之不具不悉不一以尊達卑之辭也

大孝至孝翰墨云易曰大哉乾元故父亡稱大孝至孝

謹封註面簽即中國人九簡札封面例付紙簽○郡望所居邑及職名也

答人慰疏不次謂九居五服喪書疏皆稱不次不次者謂哀痛言語無次序也

祭禮正衡曰祭之為言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之所自盡於祭之為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吉者有受福之義也○禮輯曰於五禮屬吉謂之王制曰過時不舉禮也

四時祭

禮輯曰春日祠夏日嘗
溫公註有田則祭丘氏曰後世非世富貴者
不復有祭田苟有糧食及財產當隨時致祭
之不可拘也

時祭用仲月

註或丁亥饋食禮來日丁未用薦歲
日以言耳禘廟禮曰日用丁亥不得丁巳
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疏曰不得丁巳
則巳亥辛亥亦用之內或不得丁巳以言事先近日惟用
上旬若上旬之內或不得丁巳以言事先近日惟用
內無亥以配乙亥是也必須亥者按陰陽法式亥
為天倉祭祀所以求福且穆于田故先取亥上旬
無亥乃用餘辰也○劉敞曰丁巳丁亥皆取於丁
祭以先庚三日後甲三日故也○大抵郊祭卜辛社
丁專取十二支之亥為解其失經文之意遠矣日
有十辰有十二支以五剗日配六陽辰以五柔

日配六陰辰甲子乙丑之類是也以日配辰或丁
丑或丁卯茅日丁巳不定故直舉丁當亥一日以
言之其意或以巳當亥丁當丑皆用之云爾○丁
巳者取令名丁自丁寧巳自亥改皆為謹敬自新
以臨祭也○前翼蔡傳云曆中甲庚性中仁義
甲為仁庚為義○巫或讀書云瑗瑗上具或作祭
輟音拓交○諷此之誅謀也平聲○祗薦歲事禮
輯曰祗敬也○驚進也言敬進歲時之祭事也
溫公註二至二分言
冬至夏至春分秋分

齊戒

註更衣潔飾蓋為交神也○茹葷茹食也葷音
薰如葱蒜魚肉之有臭者惡交神之際也說
文葷臭菜也謂芸薑椿韭葱蒜阿魏之屬
○不吊喪不聽樂曲禮云樂則敬哀則凶

陳器

註茅少問用茅縮酌郊特牲註縮酌用茅謂體濁
用茅以涉之也周禮註王氏曰用茅者謂其體順
理直柔而潔白承祭祀之德當如是也劉氏補註
盤用甕區孟廣一尺或黑漆小盤截茅八
寸餘束以紅立于盤內區音扁孟盤也

具饌註

劉氏註膾內則註春用葱秋用芥○骨頭曲

大切為軒○饅頭俗呼霜花○糕糕與餅

質明禮弓曰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周

出陳氏曰三代正朔之商以雞鳴周以夜半祭之早晏

亦若此也少卒大夫之祭宗人請期日朝明行事于

路祭於季氏質明而始晏朝而退孔子取之此周禮

也然與其失於晏也序

早未明之時祭之可也

溫公註鬱說文也服事也周人尚臭灌用鬱

降神也秬黑黍也服事也周人尚臭灌用鬱

米糝鬱鬱金草取泖而煮之其氣芬香調鬱

記曰鬱鬱合鬱蕭合黍稷則鬱自是一物○蕭說

文曰蕭鬱有香氣祭以脂膏合黍稷而燒之使其

氣旁達於墻壁之間是以臭而求神之使其

降神註

焚香丘氏曰古無今越八中香漢以前只是焚

古禮通用已久鬼神亦安之矣○灌于茅上馮善

曰家禮束茅聚沙於香案前逐位前地上按香案

者乃降神之茅沙酒當傾盡逐位前者乃主人代

神祭者酒宜少傾蓋古者飲食必祭今以鬼神自

不能祭故代之○禮輯曰茅沙即古白茅縮酒謂茅

義所以灌地降神求神於有無之間也縮酒謂茅

其立之祭前沃酒

小註澆在地之澆沃也灌酒之意也○楊氏註

取高祖妣盞禮輯只於高祖考妣神位前祭酒

註云禮文每獻俱祭酒今只祭於高祖前以示

統於所尊之義蓋古者賓得主人饌則老者一

人舉以祭從尊也按論語君祭先飯

進饌之禮凡進食禮左設右設食居人之左羹居人

脯脩置者左胸右末呂氏曰其未左右便於食也方

右燥濕也胸中屈也呂氏曰其未左右便於食也方

左氏曰食以六牲為主天產也所以作陰德故居

初獻註皆從字音有二音肉之方燔者音赤親炙薰炙

從是音讀祝儀節禮制皆以四代共一祝為言

向一獻而巳不讀元禮設制食之座於祖座之左西

亞獻註揚氏註獲言中之難也說三侯故有左右介

註獲者亦為功是以獻焉東方謂之右介祭酒者

當獲者南面於豆間

終獻註韓魏公祭式云如其與祭者

侑食禮韜曰侑食主人既復位一食時及

闔門註飲之謂義謂神之飲享也

受胙之胙即古胙字通受胙謂

註成之利猶養也謂共養之禮已成

初祖氏問初祖是為何類朱子曰或謂受姓之祖如蔡

冬至祭始祖儀節朱子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

則用程氏焉揚氏謂朱子初年亦嘗行之後覺其

未成之書而小學則已成矣而不刪去之必有其說

語錄又有始祭之祭則已成矣而不刪去之必有其說

矣朱子他日答或人書論制亦遷有取橫渠喪畢裕

祭之大廟祭畢遷主亦可遷之說則亦不以裕為非由是

固不必行此祭其有合難易萃合人心於孝養之義

而食死者異席而祭恐難易萃合人心於孝養之義

宜於立春之日中設先祖考妣

進饌註全血記曰血在內是告其幽毛在外是告其

氣○肉清之謂腥肉祭多血和肉者蓋要得彼之生

肉清不知曰大羹○羹汁也○和肉清以菜曰羹司

馬遷云堯舜不調以蓋菜也○炙肝如蓋郊特牲注

食宜鹽也小牢饋

禴禘音惟長子得行禴祭

徹餽食而曰徹餽禮會

忌祭朱子曰古無忌祭近

初獻註禮也敬鬼神之名

墓祭古無廟祭○無進饌侑食兩節即原野之禮

與廟有殺故也○實記朱子於父母墳

遂祭后土集說或問祀后土如何不在墓祭之前曰

祭蓋有吾親

朱子註戒子書鮮脯之鮮音外以鹽醢

魚為道○黃氏註次司馬之次編次也

石灘先生文集下

石灘先生文集補遺類

四友歌

松

바회에섯노솔이凜능然연호들반가온더風풍
霜霜을덕거도여외노들전혜업다연디타봄비
늘가져고틸들모르너

菊

東동籬리의심은菊菊花화貴귀호들를취아노
니春春光광을번피고고嚴嚴霜霜의흐자취너
어즈버청고흐너버디다만빈가호노라

梅詩

곧이無限호호되梅花花를심근뜻은눈속
에곧이귀여호비틴를貴귀호도다호물며그우
호香향氣氣를아니貴귀코어이리

竹詩

白白雪설이저즌날애대를보려窓창을여너은
갓곳간디업고대습히푸르러세라엇디호清淸
風풍을반디호덕호덕호너니

短歌

夫장夫부의호을事々業業아노다只只호다孝

호福利忠충信신밖의호을너리호인노가어즈
버人인道도의호을너리다호인가호노라

南남山산의만던슬이어드러가단말고亂亂後
후후부후근이그대도록놀별시고두어라雨雨
露露곳기푸면다시불가호노라

窓窓밖의細細雨우오고별々에제비너니謫謫
客客의懷회抱포호우호은일로그디업서더제비
飛飛의飛비를보고한습게위호너니

謫謫客客의벗디업서空공樑梁의제비로다終終
日일호노말이무승辭辭호說說호노작고어즈버

내푸은살림은얼로만하노라

人人間간의有유통정호버소明明月월빛의소
인노가우철로니를어다아녀간되마다밭아오

니어즈버반가온벃버디다문벤가하노라

雪雪月월의梅梅花화을보려간을잠고호호호호호

여니석선곳여원속의자잔노이츨향츨의알면애은츨가

하노라

石澗先生文集 補遺 卷之...

